



自得語

第壹册

考一

模二

15  
1260  
1





伊  
潘 2265  
卷

15  
1260  
1-6

伊  
1260  
卷 1

麻原





自得語序

天地間理與趣而已矣理立  
而趣生焉今古之興壞得失  
品族之隱顯巨細人事之笨  
韻俗雅皆有至理存乎中顧



世不可以莊語亦有詼譎似  
正諧譎類方苟其足以資龜  
鑑導迷津安在樂衛諸人不  
可標玄旨於郭向之外也要  
以大言炎小言磨唾如珠咳

如霧蘄暢其中之所自得而  
止古之成言成書何莫不由  
是也世遠代興載籍日以博  
義類日以龐弘文秘監僅備  
彛侈之名初學北堂何與烟



戒之事若迺根理要以激詞  
博興象以極物涉廣而造微  
引類以應如弋斯獲蓋不佞  
快讀公蕃朱先生自得語而  
懼然起予也先生涵咀性腴

沉吟道奧冲襟虛氣穆然使  
人自遠間出其緒餘兼綜羣  
書分門屬彙借先民之訓志  
寫胸中之獨解大都觸事增  
懷目物設鑑雖其譚理什七



譚趣什三而終焉  
法英  
使人循味而知其指歸之所  
在  
願非日新富有不朽盛舉  
與夫逖稽著作大率清高玉  
冊之林其為書也有資而易

成不則掃軌玄亭晦跡名山  
故力專而就速先生成是書  
適在郡署冠蓋期會之所馳  
逐簿書較稽之所結約邵雖  
鄙亦必有以煩心思而糜日



力者乃於自公之暇指顧而  
就凡今古之興壞得失品族  
之隱顯鉅細人事之笨韻倍  
雅一披而犁然燦列抑何古  
人獨難而先生願獨易與先

生行以循良奏最超擢為卿  
從卽吏經國大業當更有不  
朽在要使嘗寸齒而知禁珍  
勺一瓢具大海味先生泓深  
浩渺涉廣而造微真有得乎



內而動乎外者斯亦人倫之  
金鏡而理趣之鴻苞也後之  
劉覽茲編者當自得之

樵川治弟何望海頓首

拜書



自得語列

自得語既成有客問朱生

曰子之稱自得語也何居朱

生曰余讀陳人紙上齷齪

禪頭卷之不能竟乞集



徵往證今必選 匪事其餘  
則醒語也較語也亦必  
托語也保取而徇閱之輒為  
之掀髯為之擊節為之噴飯  
酒案亦為之狂涕欲淫悅

焉如其所得而卒不知其所  
得者何在是之謂白是之謂  
自得客曰是則然矣夫忍已  
白其所自得而必輯之類之  
梓之汲之焉似若取執而告



之於人又何也朱生曰唯之否  
予不見夫野人之戲曝乎偶  
曝背而暄沾之焉不緣日之  
又不敵自私私之至尊人  
不煥其為愚而曝背之樂實

至矣也時方塞海為春而  
起以背就日四體俱暢取其  
為樂莫可名言之汲之焉  
以對所游而輯之類之梓  
亦從乎野人猷曝之道意也



客曰鄙聞命矣。雖然子且為  
人亦有得曝背之樂。野人之  
樂也。以赫之矣。為日以左。擁  
美人右。擁孺子為曝。以款  
舞。雜遝呼諾。沛前為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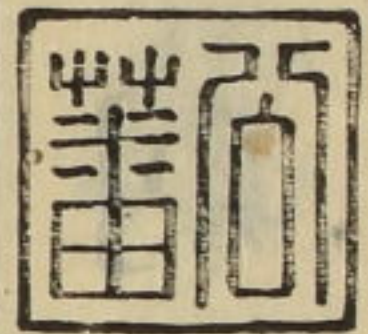
之樂也。以此步彼。死不能子  
姑有得焉。則輯之。類之。梓  
之以自得其所為。而巳。他何  
也。是集大都秦漢以後。諸  
秦漢以上及



昭代尚未入載

錢唐公著朱懷吳頌于

樵川公署



自得語

朱懷吳輯 朱宗吳刪 王彥度較

一考

考以核事為主間有評隲人品微而顯之幽而  
闡之者併附入以為千古尚論者之一助

五色為慶雲一曰卿雲一曰景雲三色為商雲或曰  
外赤內青曰商雲呂覽有雲旒

冬日古呼黃奶子養生家謂脾為黃婆子貧人呼冬  
日為襖子

斗七故天數多準七十二八宿皆七也左氏曰天以

自得語

考

一卷

三頁



七紀日月五行璣政亦七易曰七日來復極永之  
晝時七則回夜亦如之詩云終日七襄是也

時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日甲子兩月一周周  
六而成歲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為三百六  
十倮蟲三百六十而人長之毛蟲三百六十而麟  
長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長之介蟲三百六十而  
龜長之鱗蟲三百六十而龍長之

徽宗小辭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

周禮漏下三商為昏商音滴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

春而起淮南子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

謂下春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春又高春斜日下薛

能詩隔溪遙見夕陽春南史求衣昧且晏日高春

王僧孺表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駱賓王

露布照盡高春雲昏乙夜李義山詩碧空隨轉笠

紅燭近高春柳子厚詩空齋不語坐高春

蜀自綿谷葭萌道路險窄擔者不容易肩故云左擔

杜詩左擔犬戎屯

未央殿東北二里許蓋鐘室故處有丈餘隙地草色

皆殷赤傳是韓淮陰血所漬華清池石蓮花上有



殷紅數點云是太真入月所遺入月漢書云姘變  
金陵與水沉浮號曰地肺許渾詩高閣懷地肺遠賦  
憶天胎沔陽有丙穴丙向陽多產嘉魚或曰魚以  
丙日出非也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子美詩魚知  
丙穴由來美子京詩可但魚知丙非徒字識丁  
北夷酋長秋來春去謂之雁臣  
仙家十賚人間九錫

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  
二字出龍月城西王母愛之過於蟠桃  
禹女之儀狄也衛夫人之滌也漢之許負也女而男

名也晉之馮婦也吳之暨艷也男而女名也衛滌  
字茂漪汝陰太守李矩妻暨艷附陸抗傳許負相  
亞夫者河西温人老嫗也高祖封為鳴雌侯  
唐女妓入宜春院者曰內人亦曰上頭人亦曰內家  
趙得麟謂得幸者為十家遂引鄭嵎詩十家三國  
爭光輝不知明皇時十宅諸王與韓號最為寵盛  
鄭詩指此爾  
龍鍾竹名枝葉垂委不能自扶故老敝曰龍鍾  
鐵室甲也韓非子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  
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



屠蘇平屋也又菴也雪賦韜學魚之飛棟沒屠蘇之  
高影杜詩願憑金蹶裏走署錦屠蘇冠亦名屠蘇  
以有屋也元康諺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喝兒  
作天子酒本名酴酥後更僞爲屠蘇云起自孫思  
邈取菴名以名酒者附會也王與韓無雙蘇劉  
建安中劉照爲河間太守妾婦人遺一雙鎖曰此歲  
蕤鎖也金縷相連屈伸在人韓翃詩春樓不閉歲  
蕤鎖綠水常通宛轉橋又云旗名望見歲蕤舉翠  
華是也又瑞應圖云瑞草也王者禮備至則生  
法雲號萬回姓張是隰州人八九歲時其兄戊安西

法雲持信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武后賜以  
錦袍玉帶坡詩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  
回今俗猶祀云

鏡聽今之響上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  
風俗通應彬爲汲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赤  
弩照於杯中形如蛇宣惡之遂病後至其故處知  
弩影始解簡文詩沉痾類弩影杜詩弩影落杯中  
夜春田家以晝晴夜雨爲夜春

比干墓前有木一株大三圍而中空根身止存其半  
上則枝葉茂密人終不伐識者謂剖心之生氣猶



存

薛錫爲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水郡王兼毛州刺史  
樂府多以鹽名曲如唐之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  
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鹽是也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曰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  
裳羽衣曲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開元中葉  
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遂于  
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  
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腔  
而名霓裳羽衣曲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開元中有人獻俳文於明  
皇其畧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旣是千  
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言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  
宿者作事多不成也

晁以道詩干戈難作墻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硯北  
人罕知其出處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  
又有云硯北諸生以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晉末荊州雨粟化爲蠱按春秋云穀之飛爲蠱是也  
中郎王義興表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蠱粟陞  
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慚色



舟人占風若砲車雲起輒急避乃風候也東坡詩今日江頭風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張文潛詩喜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應劭風俗通義曰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故潘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禮器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王廣津宮辭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常勝常勝當作平聲猶云萬福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

者是也

王建詩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儵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梁州皆自龜茲致也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人以夏至夜候祭之得好顏色始影南僉有一星名瑄朗男子以冬至夜候祭之得智慧

伏湛琅邪人伏生九世孫傳經學仕至司徒清靜無



競東州號曰伏不鬪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

員半千名餘慶少師事王義方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爲半千

吳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葬後未一歲塚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合成一樹每有雙雁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

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身爲夢宅一曰革囊

兩壻相謂爲亞詩云瑣瑣姻亞江東人呼爲僚壻又呼爲細友

以形化者牛哀爲虎以魄化者望帝爲杜鵑帝女爲精衛以血化者萇弘爲碧以髮化者梁武宮人爲蛇以氣化者蜃爲樓臺以淚化者湘妃爲班無情化有情者麥爲蛾有情化無情者望夫女爲石物相化者雀爲蛤人相化者武都婦人爲男子

輕容薄紗也王建宮詞薄羅不著愛輕容



等身書賈黃中幼聰敏父師令讀書取書與身等張  
子野詞亦有等身金  
退之詩得無虱其間不武亦無文仁義飭其躬巧姦  
敗羣倫本商鞅謂仁義諸物爲六虱故云虱官又  
謂處士爲六蝸韓非謂之五蠹  
鬪戰死亡之處人馬血積年化爲磷磷著地及草木  
如露畧不可見觸之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之便分  
散無數有細咤聲如炒豆惟靜處良久乃滅  
識勞薪事本師曠有謂符朗或荀勗者何也按食飯  
知勞薪所炊者師曠也荀勗也食雞而知栖棲半

黃裳

露食鶯而知黑白之處符朗也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  
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張燕公讀此不解訪之一  
行一行言北斗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  
聖人當出華蓋以下悉不可知杜詩五雲高太甲  
六月曠扶搖  
綏山在峩眉西南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  
以豪庾信詩經殮林慮李舊食綏山桃

漢書五城十二樓人多知之東坡辭游人都上十二  
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楊州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



月春江十四樓按處官伎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

崔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脰淡粉梅妍柳

翠十四樓於京師

蜂採百花置翅股間惟蘭花則拱背入房以獻于王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

書未徧不得易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

滅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殊不

相類

敢當姓石五代時人劉知遠為晉祖押衙遣力士石

敢當袖鐵椎侍晉祖與愍王議事敢當鬪死殺愍

王及左右今人家門外所立之石是也

古者后妃羣妾進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

則以金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左手即今之戒

指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能得其數以

為疑獨黃美引史記載秦始皇上泰山風雨暴至

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

九爵也此語可証千古之誤

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

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



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口過謂口臭也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荅曰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覽者大笑

劉白墮善釀酒久而彌香千里相饋號曰霍觴

汝陽王璉嗜酒自稱釀王兼麪部尚書

漢賜丞相上尊注米一斗酒一斗爲上尊稷爲中粟爲下

雙鳧杯卽鞋杯也

王謝衣冠之盛甲于金陵所居烏衣巷故杜詩云王謝風流遠又云從來王謝卽乃劉斧據遺載烏衣

傳以王謝爲一人其言怪誕遂托名于錢希白又取夢得詩實其事可謂誣妄按斧六朝事跡云王謝金陵人世以航海爲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媪皆衣皂引謝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旣久謝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栖梁間謝以手招之飛至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其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主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灑淚臨風幾百回春日燕又飛來謝身有詩云昔日相逢真數合于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天北天南無雁飛來歲燕



竟不至因目謝所居爲烏衣巷此事亦可解頤  
陰旦日明日暎雨而晝見日日啓雨而夜見星曰姓  
日斜曰暎  
古者羲和爲日御莊子因御字遂有日車之說楚辭  
淮南子因車字遂有馬之說淮南子曰入虞淵爰  
息其馬是也  
緯書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爲女官而占月以陰官占  
太陰後譌爲嫦娥之說  
陸龜蒙樂府繩河裏扇月傍緯書天子神聖則天河  
直如繩

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  
太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于宮  
鄰卒于金虎

織女星主瓜果故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  
爲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太心星  
曰心爲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  
安宮而二國自如

禮疏云日照雨滴則虹生蓋雲心漏日日脚射雲則  
虹特明耀異常或能吸水或能吸酒人家有此或



爲妖或爲祥朱子云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詩謂  
之婦之婦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  
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  
果然皮勝錦吉了語如人果然猿屬莊子所云腹猶  
果然是也吉了鳥名能人語  
左傳注引司馬法曰產城者攻其所產產城諸侯之  
僭侈也取名於產若生子而漸長大之義  
後梁爲北魏影國猶云附庸  
越絕云獨婦山去會稽四十里勾踐將伐吳徙寡婦

至獨山者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吳越春秋作獨  
女山云勾踐以諸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  
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按二事吳越春秋所  
載近是又齊記云齊有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  
以充國用論語有歸女樂之文亦出於齊其女閭  
之餘乎管仲相桓公而立此法宜爲聖門之所羞  
稱也

張肅之曰戴山在紹興郡城今戒珠寺爲羲之舍宅  
也中有浴鵞池墨池躲婆石緣市姬數求題扇羲  
之辟于石後因名寺前有題扇橋又越王嘗糞歸



時覺口臭使宮人皆食葢以亂其氣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

水經注火山以火從地中出名曰熒臺今南中徃徃有之火井在蜀之臨邛今嘉定犍爲有之其泉皆油人取爲燈燭

貨殖傳曰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叙曰登姑蘇望五湖此五湖者卽其區也其派有五故曰

五湖

王勃文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

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彭蠡一名宮亭湖卽禹貢

滙澤四也太湖五也

水經注曰黃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寰宇記云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而更有不可知者如錢鏐射潮而潮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而潮不至似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

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



不可曉又有見塔影樹影皆倒懸尤不可解段成式云海影翻側如此理或然也蓋海光映日數千里皆見塔影樹影本直影又重影勢必倒也

東坡詩記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爲最予在南中所見又不止七處也寧州白崖等處凡數十泉而安寧爲最凡溫陽所在下必有硫黃其水猶有其味獨安寧清徹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且無硫黃氣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竅出丹砂數粒乃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溫湯銘云白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

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磬丹砂硫黃三物爲之根乃蒸爲暖流耳

荀子大畧篇流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注甌臯皆噐也楊子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營爲臯甌臯謂地之坳坎如甌臯也漢舊儀顛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小兒區與甌通蓋傾側窳下之地邊塞之地有甌脫亦取窳下之義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檀弓古者墓而不墳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之爲終是民之



墓亦稱陵也周顯王三十四年趙起壽陵秦惠文  
王以後始稱陵而民不得稱古者墓而不封  
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杜詩所謂春  
旗簇仗齊紫宸便殿也謂之閣朔望不御前殿而  
御紫宸謂之入閣杜詩所謂還家初散紫宸朝盖  
朔或望也宋歐陽公去唐未遠入閣之制已不明  
問於劉貢父而後知然其大畧不過如此  
古者堂之前無階惟左右設兩階右爲賓階左爲阼  
階天子之尊亦惟兩階書曰舞干羽於兩階是也  
天子立於阼階而以賓禮延其臣易曰利用賓於

王是也至秦始中爲甬道  
甘泉宮有三秦之甘泉宮在渭南隋之甘泉宮在鄂  
漢之甘泉宮在馮翊雲陽縣戰國策范雎說秦王  
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秦二世造甘泉宮雲  
陽記云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灑  
激兩岸峭壁孤豎橫盤凜然凝洹每入穴中朱明  
盛暑當晝暫暄涼秋晚候緼袍不暖所謂寒門也  
漢世以爲避暑之處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  
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禱所以祈休



祥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胡翼之在安定學宮以經義治事水利分齋按周禮  
建五學至秋則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  
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于戈者處之東序宜學言  
語者處之成均其所由來亦古矣不始於胡也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類宮類者象璜也今或書作黌  
宮者非宜作璜宮也

王莽傳有里區謁舍之語蓋不宿客之舍爲里區宿  
客之舍爲謁舍

南史隱逸傳桂山篁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

囑宋人有以麗囑名亭本此

束皙玄居賦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方言吳  
有黍娥之臺黍卽七字字林有七娥三粲百媚千  
嬌之語

佛寺曰仙陀又曰仁祠又曰寶坊又曰香阜又曰柰  
園

晉天文志轄星主王侯左轄爲同姓右轄爲異姓舊  
唐書劉洎疏二丞方干管轄八座比于文昌傳咸  
曰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

唐人謂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



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

俗以上浣中浣下浣爲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曰九日驅馳一日閒白樂天詩云公假月三旬

書云尸位詩云素飧商君謂之荒飽吳越謂之枝官魏明帝使給使辟邪召司馬懿辟邪給使之屬猶漢丞相蒼頭呼爲宜祿也

古以丹書罪故曰著於丹書然師尚父傳黃帝顛頊敬勝怠義勝欲之書亦曰丹書明乎出敬義則入

怠欲而隸於刑也以道寓法賢於晉書鄭昶遠矣史記庾死獄中注不明庾義按說文束縛捽捽爲史史庾古字通也一說作瘡病死也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有傳粉女郎大旗下之句似有其人也

漢書三登曰稔比史積儲九稔謂之太平宋譙定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

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注老彭商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也又王逸楚辭注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



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又曰彭祖餌雲  
母御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  
終也東坡詩空餐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  
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西蜀黃崇  
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  
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  
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  
藍衫居郡椽末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  
挺志堅然白壁姿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

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東陽女子齊妻還  
變服爲男子善奕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事露始  
改婦人服  
妾之於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  
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于奔命蓋  
言速也奔者必非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是故女  
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又天  
文有織女主貴女須女主賤女主貴女則嫡也賤  
女則諸侯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歸也禮之  
所爲買妾奔則爲妾皆不備禮之謂也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綿縑爲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女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美稱也是時北則胡后却扇于曇獻南則徐妃贈枕于瑤光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爲榮千金公主偶于淫毒丐僧不以爲耻後世以夫娘爲惡稱緣

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牀云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冶狗節異于曹娥又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

述異記曰妬女泉在并州婦人不得靚妝彩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介推妹又夷堅志治妬龍事龍王夫人殺其妾因置獄正罪誅之  
元制婦人妬者乘驢牛狗部中宋劉休妻王氏妬明帝勅令開小店賣皂莢掃帚以辱之



妓稱錄事謂為酒糾也

古之有髻而吉者繫也女子十五而笄許嫁於人以

繫他族故曰髻而吉榛木為笄笄以約髮也

鬪掃髻名亦猶盤鴉墮馬之類也唐詩還梳鬪掃學

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

曲月如霜

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引釋名云天

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以

丹注面的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的的者紅也有以

月事為程姬之疾

婦人日日近身衣謂之袒服脇衣謂之腰彩

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令宮人宵娘為

之

日光之白曰皜月光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

白曰毗詩玼兮玼兮老人之髮白曰皤草華之白

曰葩雪霜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霍

銅符銀錯皂蓋朱幡郡國之守銅虎符銀錯書

古彈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元年

佩龜以玄武為龜也杜詩金魚換酒來蓋開元中



時復佩魚也李白憶賀知章詩金龜換酒處蓋白  
弱冠遇賀知章尚在中宗朝未改武后之制  
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  
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  
紫者非芰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  
問劉杳曰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  
張安世傳曰持橐箝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橐囊  
也蓋人徒見南史著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  
殊未知晉書荷紫之義也  
荀子曰臨患難不忘細席之言尸子引子夏曰君子

漸以饑寒而志不辟俸以五兵而辭不懼臨大事  
不忘昔席之言昔音細講論之席王吉所云廣屢  
細旃也

李德裕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警急文字引之以代  
傳呼也唐制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  
遽入於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卽內臣  
立於門外鈴聲達本院小判官出受訖授院使院  
使授學士鄭縈詩條鈴無響闕珠宮韓渥詩坐久  
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  
梁戴嵩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闈胡騎犯銅鞮刺闈夜



有急報投刺於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闈取  
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勅雞人司漏傳籤於殿中  
令投籤於階石上踰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  
曉隋時此制猶存也

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請上雅壽魏文帝典論荆牧劉  
表子弟以酒噐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仲雅  
下者曰季雅

東哲記曲水流觴之事始於周公營洛所制逸詩云  
羽觴隨波班婕妤自悼賦酌羽觴兮銷憂注以玳  
瑁覆翠羽唐詩玳瑁筵本此又秦昭王置酒河曲

有人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秦霸諸侯乃

因此處立為曲水

文選冥火夜火也楚辭懸火今之提燈也六韜雲火  
施于雲梯之上者

卽轉音精燭頭燼也尹知章讀管子左手執燭右手  
執卽

王陵謂司馬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尚不至而乃  
引軍來乎漢制簡長三尺短者半之故小簡曰尺  
牘又按南史謝眺覽孔闔表手自折簡寫之此折  
簡謂擘牋也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  
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卽緘也  
非如今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卽  
此事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况之言耳非真烹也  
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于魚腹寄書引陳涉羣魚  
倡禍事証之何異痴人說夢耶

南史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應對不  
廢光武傳十行細札

銅雀研曹操臺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  
宮水井臺香姜閣瓦也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爲作錢神論也余觀  
類文同時綦母民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  
始皇併天下使阮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  
爲瑞翁仲死遂銅鑄其形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  
匈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爲生

金經在丘塚及爲洩噐者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  
鍊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  
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清聲在上  
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卽是此



意

北齊後主高緯耽愛音樂樂工曹妙達安馬駒皆封王開府隋煬帝時樂工白明達亦貴顯與北齊同唐高祖以舞胡安比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不從至五代後唐敬新磨郭門高之輩流弊極矣元制樂工爲雲韶大夫職四品品在儒之上夷狄無足道也

諧臣顛官顛當作譚卽撮科打譚也

呂覽楚之衰也作爲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

歸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於楚矣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僞飾女伎今之裝旦也

散乃琴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應璩與劉劭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又洛神賦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散平聲在寒字韵元稹詩酒戶年年

王臧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覺興闌散是也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



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誤

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韓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駭駭襲用其字先輩謂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若此類甚多注者十不能一二耳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天子儀衛稱鹵簿謂鑪香導引儀衛耳鹵音鑪

會聚飲食曰醕醕之爲言哺也以食曰舖以飲曰醕酒乳也所以養老壽也天有酒旗星垣在柳

夏日供帳飲食處曰冰厨見越絕詩閭廬庖所也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然考經傳媵特送婚之名猶喪之媚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於鄆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以異姓則可畧也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



異詞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當時魯為弱國嘗為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為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為從妾乎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媿二宋後掩三洪矣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蓋夙先于朝夜後于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諸侯疾稱負茲茲草也猶言負薪言有疾不能負草也又云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病而坐蓐伏簣也

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閤齊燕平之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



月僅見此

九丘八索九丘卽九州也八索卽八澤也

纓有二一是少時常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紵纓也二是許嫁時繫纓婚禮主人親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帥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尸子云紂棄黎老之

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王莽隱明堂左个北史李謚傳左个卽寢之房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自少而多也俎有虞氏以椀四足而已夏后氏以歲足有橫擴殷以棋撓之也周以房俎足下有跗自質而文也

鄭玄注周禮云群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夕亦十五而徧自望後反之



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為名其後訛為鍾馗

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踰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史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候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侯屈古之所云須臾也  
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春秋時猶有行之者子見南子母亦衛君夫人享夫子之時乎王符劉

子玄輩恐亦未考及此

胡應麟曰李全宋大盜其妻楊妙真者有勇力能用矛與全同為宋患十數載後全死新塘楊集羣下謂曰三十年梨花鎗天下亡敵手今已矣

舒雅雲威烈王時九鼎震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為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劣矣魏人徙之則潛然下泣况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污愈明矣宋子虛言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



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關帝上玉爾孟賤云璽  
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夫璽楚璞  
秦刻爾何光怪若是况夫鼎者鬪苞著之乾象義  
文垂之易卦翔於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酈道元曰  
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泗秦始三時見  
於沂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系而行未  
出龍鬻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此亦孟  
浪之談不足信也

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  
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取婦故事蓋

戎俗也

魯道之衰泗洙之間斷斷如也徐廣曰漢書地理誌  
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患苦長者扶而  
代其任長老忿媿自守與幼者爭辨其俗已薄故  
本曰斷斷音魚斤反東州語也按斷斷鬪爭得之索  
隱讀作閭閻不通繁欽賦曰涉洙泗而飲馬耻少  
長之斷斷耻字亦明

楚王戊與吳王濞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乃胥靡之  
衣之頰衣使杵臼雅舂於市宋祈曰相雅皆助樂  
者此雅謂舂而雅歌以相舂也列子曰胥靡登高



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賤之人又攷胥相也靡隨也聯綴之使服役也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閣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

謝靈運詩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弁又矧乃歸山川

心迹雙寂寞心迹之說前無所祖

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冰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替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尚書定議以聞韋諛曰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

唐張喬詩遠公窓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云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制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迓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迓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衙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爲迓語錄云如舞迓鼓者謂無古人之樂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登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

放榜於蕊珠宮故人稱蕊榜李義山贈同年記曰同記大羅天上事衆仙何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使  
唐人士子入試皆著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語宋時亦然

南史王敬則脫朝服袒裼以絳糾髻奮臂拍張武帝不悅曰三公豈宜如此敬則曰臣以拍張得三公不可忘拍張也拍張蓋手搏摔胡之戲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床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



人曰若箇今日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  
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  
謝安謂桓溫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  
馨字晉人以爲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  
兒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朗  
之雪中詣王臈持其臂臈握其手曰冷如鬼手馨  
強來捉人臂劉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  
馨語合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  
猛省得寧馨得晉人語意矣精實矣又  
宋人嘖云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見東萊文集其

徒諱之改嗔目撤幙非也對來乘風而生或轉吹  
元朝在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  
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  
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  
中撲遡筆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  
蛇復見古文字出必有惡風其木曰林風曰  
王克嘗辯雨粟鬼哭之妄云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  
也倉頡之制文字天地之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今  
天雨粟鬼夜哭哉漢書緯書又云兔夜哭則憂其  
毫將爲筆也以小益大曰輒西遊對食輒王焚



說文禪卽益也以小益大曰禪西域傳有禪王楚辭  
魚鱗鱗兮騰予江海間有魚遊必三如騰隨妻先  
一後二人號爲婢妾魚唐詩江魚羣從稱妻妾塞  
雁聯行號弟兄  
石尤江中蟲名此蟲出必有惡風舟人目打頭風曰  
石尤風猶嶺南人云颶母  
杜詩鬪雞初賜錦舞馬使登牀馬舞古有之山海經  
述海外太藥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之馬杜氏  
通典鳳花厩有蹠馬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明皇嘗  
令教舞馬百駟又施玉層板床乘馬而上旋轉如

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其上觀此說則杜詩登床  
之語蓋紀實也南史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  
舞  
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蕭蕭千里  
馬個個五花文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唐六典云  
外牧歲進良馬甲以三花飛鳳之字  
伯樂相馬經有隆頰跂日蹄如累麴之語其子執馬  
經以求馬出見大蟾蜍謂其父曰得一馬畧與相  
同但蹄不如累麴爾伯樂知其子之愚但轉怒爲  
笑此馬好跳不堪御也所謂按齒索駿也韓文公



詩飛黃騰踏去不復顧瞻餘亦影畧用此事  
西域下伊字爲最尊如中國天子也蒲曰伊蒲蘭曰  
伊蘭皆加以尊稱  
楊州有蕃釐觀觀中有瓊花卽陳後主所謂玉樹後  
庭花曲云瓊樹朝朝新也其花後萎好奇者云瓊  
無種過矣  
羅虬作花九錫云一曰重頂帷障風二曰金錯刀剪  
折三曰甘泉浸四曰玉缸貯五曰雕文臺座安置  
六曰畫畫寫七曰艷曲翻八曰美醕賞九曰新詩  
咏

宋人書啟自叙云性本棗昏質惟木訥按范曄香序  
云棗膏昏蒙蓋謂人服之反能增疾也  
宋太祖問廷臣男尊女卑何故男跪而女不跪羣臣  
無對者惟王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則天朝始  
拜而不跪耳太祖曰何以爲証貽孫曰古詩云長  
跪問故夫普等皆嘆服  
巴陵鴉不畏人除夕婦人各取一隻以米果食之明  
旦各有五色縷繫于鴉項放之視其方向卜一歲  
吉凶其占甚多大畧云鴉子東與女紅鴉子西喜  
事臨鴉子南利桑蚕鴉子北織作息甚驗又元旦



梳頭先以櫛理其羽毛祝曰願我婦女黝髮髟髟  
惟百斯年似其羽毛故楚人謂女髻爲鴉髻此言  
似有所據

脚根有丈母穴灸之可止齒疾

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卽以父之姓爲名如春秋王  
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

世稱丈人爲泰山以泰山有丈人峯故也又稱丈母  
宋爲泰水

武元衡辟薛濤爲校書郎或云營伎無校書之號韋  
臯欲奏之因護軍不可而止

蔡邕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今之祭酒也漢白

虎觀取此義

妄入宮掖曰闖徐鉉曰律所謂闖入也漢成紀闖入  
上方掖門應邵曰無符傳妄入宮曰闖

摩勒傳紅綃妓軸簾延客入軸簾言卷之如軸也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  
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殯  
不朝三日是也

王彪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  
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牛弘稱房暉遠爲五經庫

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甲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下坐爲貴  
琵琶杜摯以爲興於秦末蓋苦長城役百姓以此鼓之又故老云漢送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作之

資暇云松花牋其來舊矣世以爲薛濤牋誤也陸龜榮叢書云鳳尾諾自晉迄於梁陳藩邸之書也鳳尾卽所諾之文也諾如今制可也

三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月之餘

爾雅曰暴雨謂之凍小雨謂之霖霖久雨謂之淫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  
鹿千歲而蒼又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玄漢成時中山人得玄鹿烹之骨皆黑

尚書卽含雞舌香伏奏事黃門郎對揖跪受故稱尚書郎

朱博爲御史大夫其府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

秦青折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韓娥曼聲長歌



一曲老幼喜忭石城西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又  
馬乘縣有老姥善歌餘音傳谷數日

慕容寶因燕樗蒲危坐蓋容誓言曰世云樗蒲有神  
豈虛語哉若富貴可期頗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  
故云五木之祥

曹公作欹案卧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  
欹案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碁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  
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  
鳩故作鳩杖以扶老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甕器是也近世不貴  
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秘色甕器乃錢氏有國日越  
州燒進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然陸龜蒙詩九秋  
風露越甕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  
共稽中散鬪遺杯則越陶又非始錢氏

荆公題殘菊詩黃昏風雨打茵林殘菊飄零滿地金  
歐陽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憑仗詩人仔  
細吟荆公聞而笑曰歐九不學之過也不見楚詞  
云夕餐秋菊之落英乎

載埴鼠璞云騶虞非獸也本歐公引賈誼新書騶乃



文王囿名虞則虞人之官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  
駕騶亦官也

焚書坑在驪山下卽坑儒谷有人題云焚書祇是要  
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  
石讀兵書又章碣詩云竹帛烟銷帝業虛閔河空  
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吳興中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莢狀鄉人見之以問  
陸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

雀以聲交鷺以目交鵲以意交鳩鵲睛交鴈鴒足交  
騰蛇聽交野鵲纏枝老鴉過氣鶴鳥接影鴛鴦交

頸孔雀因雷聲而應孕蝴蝶絡緯蟋蟻皆以鬚爲  
鼻交在鬚也龍鷓莎鷄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  
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雉交不再皆理之異耳凡  
鳥皆雄求于雌惟雀與鶉鴛鴦則雌求雄也

段成式言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龍無  
尺木不能昇天愚曾見終南山中老僧言凡龍不  
能昇天惟神龍昇天蓋神龍能大能小變化不測  
乾卦九五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他潛龍困龍土  
龍蟄龍毒龍孽龍與夫古者薰文所豢之龍劉累  
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此皆凡龍也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至始皇穿塚驪山珠璣寶  
玉窮極人代唐太宗獨以蘭亭高出千古矣然孰  
與魏襄王之竹簡也襄王卽孟子所謂不似人君  
者而塚中獨竹簡數十車古噐一二服玩珍怪無  
聞焉卽世傳三書無論如太易繫辭或燼于秦火  
而出于塚中則襄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  
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書  
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柳令其子曰  
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

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公置酒以爲樂優  
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  
心感動覺悟問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  
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  
潘國下濕堯堉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始也  
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  
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汗名而  
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  
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  
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



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勝史記所書  
遠甚

自杜牧有西子下姑蘇一舫逐鴟夷之句世皆傳范  
蠡載西施以逃及觀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  
云吳亡後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沉也子  
胥之被讒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以鴟夷浮之江  
今沉西施於江所以謝子胥也鴟夷革囊盛酒器  
也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悞以胥爲蠡耳  
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豈非  
明證哉

史記謂睢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  
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  
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  
君曰夫秦四塞國也游宦不得入焉願君爲咫尺  
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  
不遇乎雖人有求固不遇矣孟嘗曰敬聞命因爲  
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睢  
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睢之前久矣睢  
入秦而踵張祿名豈祿嘗有聞諸侯秦特令睢冒  
其名以誑隣國耶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  
蓋嘗疑之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  
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徃徃令馬落駒秦之禁  
棄灰也其爲畜馬計耶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仲夏  
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  
馬政游牝別羣是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固知棄灰  
於道乃古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  
惟仲夏乃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秦旣焚書諸儒多謗怨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  
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于劔谷中溫處瓜有實詔

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跡之先爲伏  
機諸生各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填之以土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  
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  
猶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統內經定  
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

廣南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鍾室難作淮陰侯  
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已不得  
已爲皇后所劫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  
天歎曰寃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



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  
趙佗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此兒于佗曰此  
淮陰侯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爲子而封之海濱賜  
姓韋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壩間有鄼侯所  
遺之書尉佗所賜之詔勒之鬲器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  
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果爾則宣室乃繫所也漢  
不宜以名齋殿

漢自武帝以後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  
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

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耳  
表中所載鄼侯蕭壽成坐犧牲瘦侯孔臧坐衣冠  
道橋壞彼時十四侯皆以小故奪國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  
自爲之特立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  
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  
筆也

趙克國爲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諸  
公先零罕开爲所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  
謂發圭部國千里行師遇虜輒北今罕开寄羗亦



烏合充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  
論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又曰明主可爲忠言兵  
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爲留屯計凡與漢庭往  
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耳幾物不露也羗人寔  
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  
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  
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以遺羗耶學者不以時刻  
攷之每語屯田必爲稱首可笑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  
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蓄凶

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  
里助成風俗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尊  
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  
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  
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爲顯宦有  
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爲亭長嗇夫之時隋  
唐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矣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珍高潔之士郡守召命  
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  
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缺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嘗意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讖緯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實事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

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卽休何用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以爲此言詩之斧鉞也然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真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王武子曾於夔州之西而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鷲形雀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瀕滂混滾大樹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惟陣圖小石之堆依然如是



垂六七百年迄今不動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纍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

漢之亡也貶獻帝爲公后爲山陽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各因其時之所用而用之漢初以黃金肆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

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金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助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黃莽未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郿鄠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珣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瑯琊王伷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蘓峻之亂臺省煨燼



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符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莊子云丁字有尾若直丁不屈乃古下字也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

三國典畧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赴殺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曾

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

子美父名閑故詩中不用閑字娟娟戲蝶過閑幔原作開幔刻本之誤也母名海棠故不味海棠坡公有詩云少陵爲爾牽詩典可是無心賦海棠豈亦未之考耶

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云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簷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皆嗚咽露布乃于公異之辭也議者以朝廷捷書露布無如此者



唐元和中  
有烈士石忠臣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  
朕自砍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  
臣是以不平帝既得淮西蔡本末又多其義赦之  
令段文昌更撰碑文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  
長天一色句世率以爲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  
也非雲霞之霞今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  
也野鴨飛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  
霞則不能飛也  
子夜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樂

府解題云後人更爲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

時歌

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此  
說陋矣周公作時訓以二十四氣定七十二候三  
月爲清明朗則明矣言氣候當辰爲出火清乃明  
也非天朗氣清而何  
今之祿命家言子平者其說始于唐殿中侍御史李  
虛中也中後以服水銀發背疽死  
唐室名臣多起于科目惟張九齡常應二科一則才  
堪經邦一則道侔伊呂後來相業誠不負科名矣



而裴晉公度在裴垙下第四人及第顏魯公真卿之忠節乃在於文辭秀逸之科開元天寶之際有風雅古調科乃薛據及第而李白杜甫並不在茲南唐徐鉉與兄鉉徵猶事至七十餘古今猶事有限卽經史詩文卑辭並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徂爲實然耳梁武沈約徵粟事僅十餘條頗恨其寡却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在宋初同李昉宋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輯猶事不過十餘

鉉胡不舉錯七十事實之也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嵇康石經卽鄆淳三字石經裴顏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母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及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証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爲諫官有



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陳正敏遜齋閱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不

知何也

范堯夫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曼卿狀貌岸偉文采氣誼傾動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張文節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嘗爲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何足爲范公重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縑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盡數與之况范公父子耶歐陽作文正墓誌銘石曼卿墓表皆不載麥舟事以知公之盛德不專在此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



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嘗觀曲禮云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所本想主司偶忘之而東坡不敢輒拈出處以對故漫應如此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

宋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政和後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

雁足傳書世傳爲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雁足蓋漢使者常惠托言耳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充信使使宋留之真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雁獻經者經畜之雁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雁至前手書一詩于尺帛繫雁足而縱之其詩曰霞落高風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



有帛書復書于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亾泰山封禪文字萬家周有外史專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古人文籍不必盡滅今時顧世類弗傳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遑重以祖龍烈焰煨燼之中僅存如綫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畧遂至三萬餘卷考諸班氏稅文西京製作纔十二三耳世以臯夔稷契何書可讀然乎否耶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于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咏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老彭王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聃之爲老子其說古矣

宋左氏者以爲丘明受經于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証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始以十二



月爲臘月又左氏所述楚事極詳有無經之傳而無無傳之經亦一証也又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事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爲丘明則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卽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而丘明猶能著書也

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有人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荅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亥豕子夏見史志云三豕渡河曰已亥耳讀者訪之

晉史果曰已亥

前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武帝選爲博士步入關關吏與之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如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終西遊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之生也後擢諫議大夫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軍



王肅好魚彭城王勰嘗戲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勰復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爲酪奴時給事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而好蒼頭水厄彭城王家有吳妓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飲耻不復食後江表殘民遠來降者侍中元乂欲爲之設茗先問卿于水厄多少肅正德不曉乂意答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坐咲焉王肅云羊陸產之宗魚水族之長羊

比齊魯之大邦魚比邾莒之小國惟茗飲不合與酪漿作奴

漢殷亮爲博士諸儒說經賜席勝者坐之亮重席至八九

宗少文孫茂深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觀之聞其愛香作香以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蒲宗孟宋仁宗朝爲翰林學士上曰翰林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備自今宜佩魚學士佩魚自宗孟始

宋陳彭年一日賜坐便殿對甚從容上因問墨知墨



充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卽令秘閣取此書既至令于第幾版尋檢果得上甚喜

倚馬事乃桓温征慕容時喚袁虎倚馬前前作露布文不輟筆今人罕知其事至有自謙倚牛者可笑也

凡三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皆用牛車元魏君臣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車卽步輦自郊祀之外不乘牛車也

今公侯伯所戴貂蟬冠制按武冠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進冠一名寵冠卽古惠文冠以其趙惠文所造也今文臣冠卽古進賢冠也

漢天子不能釣駟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釣駟淳駟也然則天子亦四馬矣

驚帆魏曹洪所名駿馬也馳馬吳孫權所謂快舫也二事正相反而又相對出一時甚奇

古稱金鷄放赦至今詔書於五鳳樓以金鷄口銜下之按海中有占天鷄星動當有赦故帝王以金鷄建赦

左傳云一介行李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



行使宋方勺云臯陶爲大理一本作大李

古人吉禮尚左唯喪禮軍禮尚右左陽右陰故喪禮右也人左臂力少右臂力多故軍禮右也秦漢及胡元之世丞相將軍以下官俱先右而後左

蘇味道模稜宰相二字不知出處按盧氏雜記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天下事方殷公何以燮和味道無言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故名模稜宰相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然則八尺曰尋丈六尺曰常也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又云一手之盛

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然則飲酒不過三升食飯只數升乃謂少耳若今之升非小也

元日飲屠蘇酒從小者起按時鏡新書晉有閭董勛者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唐詩稱婪尾則以老者後得酒當有餘以優老

宋人有虜廷事寔一條虜中自宰執公卿下至判司二簪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責如在廷之臣有忤其主意者則去衣卧地令侍衛之人以杖箠數足則止名曰御斷攷金史自平章而下俱然今之廷杖其殆是乎然始於唐玄宗時御史蔣挺決杖朝



堂張廷珪以爲不可

語云汗青又曰殺青風俗通殺治也治竹作簡書之耳新青竹有汁易蠹故於火上炙乾之陳蔡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

杜周傳三尺法註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鹽鉄論云二尺四寸之律曹褒新禮亦寫二尺四寸簡三尺者舉成數也

賈長沙過秦論未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爲宋儒所笑不知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以仁守其量十世以不仁

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條脫臂飾也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周處風土記作條達仲夏造百索繫臂又作跳脫云何以致契濶繞腕雙跳盪蓋一物而三名者傳寫之誤也

二十年而滅吳者史記曰越伐吳而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請成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謀之二十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乃鼓進兵吳王遂自殺越乃平吳越絕書問者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



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

窳窳夜也左傳曰唯是窳窳之事言其夜深厚也

一曰長埋謂之窳長夜謂之窳

蓮幕者幕官之稱也闔城內重門也顏師古曰一縱

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

丈爲雉禮曰都城不過百雉翬飛者詩曰如翬斯

飛箋曰五色成章曰翬翬者鳥之奇異也

世言爲將三世必凶乃薛仁貴父子兄弟俱以將顯

凡五世無凶者

稻孫樓在廬州太安門上米芾秋日登樓燕集見田

禾可愛問諸老農曰稻孫也稻已獲得雨復抽穗

芾喜因名其樓

塾門外舍也人臣來朝至門外就舍熟詳應對塾言

熟也家廟在東西堂爲塾故曰西席

張華銅山鐘鳴之應人能言之又其時朝士畜銅澡

盤晨夕恒鳴如人扣擊華云此盤宮商相應耳錯

之令輕鳴遂止

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說者謂斗君象故謂之帝運動

不居故謂之車

阿迷州有火井煙來水出穀以竹木則焚卽有火井



以外火投之生燄光數里

草木之花五出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生水之義然桂花四出潘筮江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四出而金色生且開于秋云然蒼筤亦六出

唐天寶初鄭虔滎陽人爲協律郎綴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倉皇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廣文館以虔爲博士子美有詩廣文之名起

債帥二字起唐書高瑀傳時裴度韋處厚爲相用瑀爲忠武節度使士相告曰裴韋作相天下無債帥請封孔子之後起于梅福

梁武帝時蜀人蔭相如爲父報仇自縛歸罪帝壯而釋之時亦有廉頗者爲別將立功淮上後卒戰死有風雨之異祀爲神

張曲江呼李鄴侯爲小友畢文簡士安于王元之禹偁亦然

唐進士宴曲江曰燒尾而大臣初拜官而獻食天子亦曰燒尾



秦始皇大索十日漢武帝末年坐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爲異人命收之男子棄劍走逐之不得亦大索十日

殷仲文從桓玄之逆黜爲東陽太守邑邑不得志以死嘗登縣南二高峰以擬羊叔子立亭其上曰雙峴

趙清獻入蜀携一琴一鶴一龜今人言琴鶴不言龜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爲跗晉武賜張華麟角筆管湘東王紀錄名賢忠孝全者以金管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文章贍逸者以斑管唐人詩云盛德好將銀

管題

造墨之妙莫過魏韋誕所謂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者也六朝無過張永五紀無過奚超及其子廷珪廷珪在南唐賜國姓寘之水中三年不壞唐有墨官名祖氏以易水墨名天下宋有韋和沈珪陳瞻者皆妙品也張遇以龍香劑進御有隱君子王迪者止用遠烟鹿膠而自有龍麝氣當勝之至潘谷而妙駸駸乎廷珪流亞矣元朱萬初又谷流亞矣蘇浩然澣自製墨皆作松紋皴皮堅緻如玉石王迪流也至今章宗乃以蘇合油搜烟爲之遂與黃金



同價蓋墨妖耳

黃帝有玉爲墨海其文曰帝鴻氏硯漢天子用玉硯  
太子賜漆石硯魏武上雜物有純銀參帶臺硯又  
參帶圓硯晉武賜張華于闐青鉄硯愍帝于劉聰  
銀硯柳公權蓄硯以青州石末爲第一絳州者次  
之後始重端欵臨洮及好事者用銅雀臺瓦爲硯  
至有稱未央宮瓦者然皆不及端欵次之高宗云  
端硯之有眼病也所取惟一片紫陽玉  
妓字十奴也其貌雖美不過及十奴之價  
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擣故魚網作紙然倫以前有

紙按班史稱赫蹏西京雜記稱薄蹏註云小紙也  
琴始五絃舜作彈也堯善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義  
蔡邕益之爲九絃彈一絃者馬明生所遇神女也  
無絃者陶元亮所自寓也

博物志云堯造圍碁丹朱善之彼王中郎之坐隱支  
道人之手談雅語也尹文子之喻音劉中疊之兵  
法正語也杜夫子之禪聖教班蘭臺之象地則效  
天文通王道夸語也乃若奕之有品啟自劉宋盛  
于秦始至宰相論評人主制決意亦盛矣

桓玄悉哀二王顧愷之書畫之精者以自隨其它下



建康後所得珠玉古器名蹟悉沈之江此一厄也  
梁武帝時二王以下書蹟至萬五千紙後元帝江  
陵陷以寶劍折柱取圖籍十四萬卷悉焚之書畫  
古器玩稱是于謹僅於煨燼之餘得三千卷而已  
此二厄也唐文皇自蘭亭從殉外右軍以下古法  
書名畫不啻數千右軍亦千五百紙爲宗楚客安  
樂太平公主散殆盡名蹟最妙者復遭岐王之火  
此三厄也開元天寶所收垂復貞觀之舊而安史  
之亂又失之此四厄也南唐後主收藏圖籍萬卷  
尤多鍾王妙蹟金陵陷同黃保儀悉火之此五厄

也書畫古器物無過宋徽宗以全盛之力收之見  
於宣和書譜博古圖者可謂夔絕矣而靖康之難  
流落兵燹殆盡此六厄也凡物無聚則無散聚不  
極散不重嗚呼惜哉

彥遠云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已  
著幃帽殊不知木劍創于晉代幃帽興于 國朝  
舉此凡例亦畫之一病也

曹植作長行局卽雙陸也明王作握槊亦雙陸也俱  
見後魏李邵序

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卽冒頓妻閼氏



兵強于三面陳平訪知闕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  
關舞埤間闕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  
遂退兵史遷但云秘計鄙其策下耳

書法故有時代魏晉尚矣六朝之不及魏晉猶宋元  
之不及六朝與唐也畫則不然若魏晉六朝若唐  
若宋若元人物山水花鳥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  
代爲限

丁謂爲福建轉運使始製爲鳳團後又龍團天聖中  
蔡襄又爲小龍團其品迥嘉于大團熙寧末神宗  
有旨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嘉于小團宣仁一日

歎曰指揮建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  
茶揀好茶吃了生得甚意

馮驩彈鋏歌無魚蓋求爲中客也孟嘗君上客食肉  
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青城南佛寺相傳爲孟嘗宅  
尚有鑊釜在其所用以待食客者鑊大者容四十  
石小者三十石釜可受七八石云

司馬子長以父名譚故趙世家以張孟譚爲孟同季  
布傳貴人趙譚爲趙同與任安書同子驂乘袁絲  
變色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郭林宗爲郭太鄭公  
業爲鄭太王羲之祖名正故每書正月爲初月或



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李翱父名楚今故爲文  
皆以今爲茲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爲叙或作引  
字

古今典籍凡三易周秦而上竹簡漢唐紙錄五代而  
後板摹矣亦有未盡然者伏生口授尚書書之竹  
簡矣王褒書削代牘迨漢宣時猶然楊子雲仕成  
哀間去宣帝纔間世耳劉歆見太玄曰恐後人覆  
瓿有紙矣據東漢書蔡倫爲和帝宦官始以樹膚  
麻頭之屬作紙則紙非成哀時有也瓿果何覆邪  
王仲任後子雲百年生與倫同時比著論衡日尚

戶牖間置刀筆豈倫置未廣邪或謂倫前以縑爲  
紙然縑貴重貧士不多得子雲所書劉歆所覆果  
是物邪或者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蒲可  
覆瓿乎馮道雕印九經毋昭裔版鏤文選世謂摹  
板自五代始然唐柳玘昭宗時人自云閱蜀四書  
率雕印則不始于五代也隋書文帝敕廢像遺經  
悉令雕撰又不始于唐也審爾蘇子瞻去隋五百  
年矣仍見先輩手抄史記漢書豈雕撰未廣耶  
公孫弘布被司馬溫公亦布被然公儉也弘詐也曹  
操圓木警枕司馬溫公亦警枕然公勤也操猜也



錢王鏐在軍中未嘗寐倦就圓木小枕下有大鈴  
寐輒欹而寤亦名曰警枕

漢武帝幸其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日口鼻  
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  
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惟哉是必秦獄  
處也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  
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絹  
百匹後令屬車載酒今人歎奇異者必曰惟哉知  
爲常語不知寔有此物又漢牛亨問董仲舒曰蟬  
爲齊女何答曰昔齊王后怨王而死尸變爲蟬登

庭樹嗟淚而鳴王悔恨之故曰齊女今人知稱蟬  
爲齊女不知齊女寔變爲蟬

唐公房拔宅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不淨鼠自悔  
一日三吐易其腸故名唐鼠人有謝豹者抱耻而  
死化爲蟲猶耻見人事物紀原號郡有蟲名謝豹  
見人時以前脚交覆其首如羞狀序錄云唐鼠易  
腸可謂知悔謝豹覆首可謂知媿又云昔有人飲  
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  
卽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使侍女  
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爲



謝豹

虎生三子則一爲豹鶻生三子則一爲鶻賢子爲豹不肖子爲鶻

有醉千日而始醒者中山酒也有醉十日而醒者峒嶼國仙漿酒也有行千里而始醒者桂陽程鄉酒也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爲失計者王應麟則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故觀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是

攷之勃誅呂之計已定若爲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

昔人有父字其子者曹操每下教稱子桓右軍與人書謂子敬飛白大有勢子字其父者胡毋謙之見父輔之暑月搖扇視事呼之曰彥國胡爲自貽伊感從子字其叔父者袁種謂益曰南方卑濕維能日飲叵何說王母反而已有臣字其君者光武幸章陵宗室諸母酣悅相謂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

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

世嘗言金井梧飄一葉上有黃圈文如井故曰金井



非井欄也

世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乃攜此圖懸於壁且祀之謹六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詭答曰此吾蜀中張僊像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定有所謂張僊也昔玄晏讀匈奴傳不識樺犂孤塗之子有胡奴執燭顧之號單于猶漢人之有天子遂曠然發悟漢武帝令宮人爲八字眉梁冀妻孫壽改翠眉爲愁眉卓文君眉色如遠山人效之爲遠山眉魏武帝令宮人掃青黛眉連心細長謂之蛾眉粧五代宮

中畫開元御愛眉小山眉五嶽眉垂珠眉月稜眉分稍眉涵烟眉鳳池院尼童有淺文殊眉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嶽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曰却月眉七曰分稍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烟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髻始自燧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女媧氏以竹爲笄赫胥氏以木爲梳堯以銅爲笄舜以牙玳瑁爲梳周文王加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秦



始皇有望僊髻參鸞髻凌雲髻漢有迎春髻垂雲  
髻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僊髻九環髻漢元帝  
宮中有百合分髻髻同心髻魏武帝宮有九貞髻  
煬帝宮有迎唐八寰髻又梳翻荷髻坐愁髻唐高  
祖宮有半翻髻反縮樂游髻明皇宮中雙環望仙  
髻迴鵲髻貴妃作愁來髻貞元中有歸順髻又有  
鬧掃粧髻漢梁冀妻作墮馬髻長安城中有盤桓  
髻驚鵲髻又作拋家髻及倭髻髻王憲亦作解散  
髻斜插簪周弘文少時著錦紋髻二公皆男子尤  
可咲也

伏羲文王墓前獨有著草季子掛劍臺下獨生掛劍  
草鄭康成讀書山下獨生書帶草皆他處所無也  
孔林不生荆棘嚴陵獨生白茅孝女拖笮草皆僊  
什漢王牧馬草有齒痕是皆異草  
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  
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秦高  
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于周公而云張仲孝  
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無天下水經著于漢  
桑領而云壽張臨隣湖陸武侯壘永安宮骨律鎮  
城諸地後之傳註附益轉混本經者多矣豈可以



此遂疑古經文之槩贗哉  
樗里子號智囊漢鼃錯號智囊魯匡號智囊匡王莽  
時爲義和支謙亦號智囊謙字恭明月氏國優婆  
塞也該覽經籍及諸技藝善諸國語時人諺曰支  
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又杜預桓範皆號智  
囊王德儉亦號智囊德儉許敬宗之甥瘦而多智  
鵠鳥一名同力一名雲白抱朴良規云渴者恣口於  
雲白之酒饑人取飽于鬱肉漏脯一名擅雞雄謂  
之運日雌謂之陰諧有鵠鳥處犀必生焉物類相  
感志云犀醮角水中則水無毒造物者誠懼鵠毒

之傷物也古人得鵠或注之江或燒之街或殺而  
焚瘞之漢官儀云夏至賜百官臯羹欲絕其類  
胡人以鵠鵠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  
蘆鵠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  
午日名曰射柳

兄弟稱二龍者漢許虔許劭齊柳悅柳惔五龍卽竇  
儀兄弟六龍者晉卞粹及溫羨八龍者漢荀儉緄  
靖燾注爽肅專唐崔瑄珙珙璵璵玠球荆兄弟三  
虎者賈彪兄弟三鳳者河東薛氏

漢武帝時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障鳳羽長生



扇帝迎入帳中共坐盃飲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故後世有撒帳之遺

太宗將致櫻桃於鄗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於虞世南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漢高帝都關中曰西都光武都河洛曰東都劉先主都益州曰蜀州孫權都建業曰吳都曹操都鄴城曰魏都其後晉宋齊梁陳隋並都建業曰南都至唐復都關中宋都汴梁其後高宗南渡則都錢唐洗馬猶云前驅也太子出則先騎馬爲導也都察院

內臺按察司爲外臺俱上應執法星

曰滎諸

縣令稱縣大夫何也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此時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曰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  
二千石刺史此二官名不明已久故人以刺史卽爲太守非也今人以刺史卽爲太守者蓋因見漢唐徃徃云以某人爲某州刺史故遂以刺史爲二千石不知刺史乃糾察管轄郡縣之官其云某州刺史者蓋天下幾州遣幾刺史某人刺察某州自其



所部之州而言故曰某州刺史非卽二千石也蓋  
二千石有司刺史監司也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  
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  
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必大公曰有司悞也史記正  
是帷帳漢書乃作幄義在文王世子而雖歐陽不  
及考字在馬遷史記而非周益公不能知學問無  
窮如此  
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尚矣此後謝玄飲至乙石人  
指之曰醉虎蔡邕飲至一石人名之曰醉龍

人縱生物橫生見逸周書又見楞嚴經  
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曰撮囊四字頗奇  
昔有婦人思所歡不見輒涕泣恒灑淚於北牆之下  
後灑處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婦面其葉正綠反紅  
秋開名曰斷腸花又名八月春卽今秋海棠也  
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爲社南氏居  
於社北者呼之爲社北氏杜子美詩云社南社北  
皆春水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  
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杜元  
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啞還書



一嗤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譌爲癡或曰癡甚無謂  
當作甌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甌字皆曰借書盛  
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  
一鑑餉公無兩甌然又觀魯直詩曰碩公借我藏  
書日時送一甌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  
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鴟又曰去止書三篋歸叻酒  
一鴟曰慙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楊雄酒一鴟乃作  
鴟夷之鴟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爲証  
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  
與飲食天雨雪武卧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

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  
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  
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極寒中受苦而  
不知劇暑中酷虐又如是人知蘇武嚙雪而不  
知段熲破羌晝夜食雪亦四十日見緯畧人知蘇  
武在匈奴十九年而不知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  
年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見鶴林玉露

轎人馬也鋤人牛也舟人魚也

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  
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



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師古曰告者請謁之名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潘輿事今將母者通用不知潘以石崇事見法母固同與其禍也及瓜事今以爲得代之期不知瓜期不得代連稱管至文繇此爲亂也含雞舌香乃侍中刁存以老年口臭令含之陳湯傳斬郵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街蠻夷郎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按三輔黃圖

橐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郎詩注三星參也謂心星也星有尊卑夫婦之象又爲日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

張世南游宦紀聞所載王湜太乙肘後備檢則云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與景盧所記不同而甚有理

左傳錦三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三端爲一兩一兩一疋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一疋公羊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



以一疋帛爲束帛亦非也

道書以一卷爲一帛

音周與軸通

佛書以一條爲一則

和公有玉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任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以漢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

然是法令首卷江充傳註曰令乙騎乘行馳道中

帝詔曰令丙箒長有數見鼠璞甚明然令乙者弟

詩二卷也令丙者第三卷也漢律當有十卷

註孟子者曰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盡以爲一

人耳後闕太平廣記載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

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

以歸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爲木鳶以窺宋城似若

兩人未敢決及讀古樂府豔歌行誰能刻鏤此公

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以爲一人者誤矣

高潘有跡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竹

溱州有通節之竹羅浮有龍公之竹臨賀有十抱

之竹澄州有方竹占城有藤竹員丘有甌竹東方

有弓竹焉却曲如藤得木乃倚南荒有沛竹焉其

長百尺



前代士大夫皆乘車而有蓋至元魏之時魏人以竹  
碎分并油紙造成傘便于步行騎馬傘自此始又  
曰魯班之妻造之謂其夫曰君爲人造居室固不  
能移妾爲人所造能移千里之外  
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  
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  
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荅曰可問嚴君平按張華  
博物志卽無張騫之名而張騫傳又無乘槎之說  
宗慄作荆楚歲時記未知何所據而云  
天子自稱曰朕蔡邕注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

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爲稱  
李綱諫伶人爲近侍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者不得廁  
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  
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  
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衣惟齊高緯  
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旣招物議大毀  
爰倫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  
或問俗名傀儡子爲郭秃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云  
諸郭皆諱秃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調  
戲故後人爲其象呼爲郭秃耳



宋興以來御試制科舉人無登等者惟吳育第三等  
餘皆四等除此則落之  
斗帳小帳也形如覆斗流蘇者乃盤結繪綉之毬五  
色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也北山移文蕙帳空兮  
夜鶴怨

宋高后臨崩謂大臣呂大防曰卿等久居其任可退  
令天子另尋一班新人用正謂此也除官一字有  
自來矣近代選曹補授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  
本於後新舊相銜故曰官銜  
北方戎狄至寒食爲鞦韆戲以習輕趨後中國女子

學之乃以絲繩懸木立架士女坐其上推引之謂  
之鞦韆或曰本山戎之戲自齊威公北伐山戎此  
戲始傳中國一云作千秋字本出漢宮祝壽詞後  
世誤倒讀爲秋千耳天寶宮中常爲之稱爲半天  
之戲

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種  
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又云青門瓜青  
門卽東陵也

李敦立侍郎書三字於主位前云磨堯堅竟不曉所  
謂後究竟乃是古人銘如三緘口之類書此於腹



曰磨堯堅慎勿言畏秦禍也

正月上日注朔日也夏以半明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

鄭譯傳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穎戲謂譯曰筆乾蒼日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西京雜記拾遺立緊許事出緊赤尉坐緊立緊者以其行立左右獻可替否也出緊者以其銜恩按覆彈射不法也坐緊者以其劇縣決遣權豪畏威也故係號三緊官洪木立緊士文坐其土其民之

漢時南方有蟲形如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蚕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子皆復飛歸循環無已名曰青蚨本天字夫論語

宋朝進士過省越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犯亦收之末名爲定法王祐知舉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皆令覆試



晉人歌詩多言菴畫乃今之生色也

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遘末封謂韶胡謂朗遘謂玄  
末謂川皆其小字  
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  
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姓  
而氏有不同某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  
爲謚因以爲族切恐謚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  
將去義理不通且如舜生於媯汭武王遂賜陳胡  
公滿爲媯姓此卽因生以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  
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爲

氏因以爲族姓氏學號曰肉譜

杜牧詩情致豪邁號爲小杜

漢藝文志小說出於稗官注曰細米爲稗王者欲知  
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今世謂偶語爲稗  
公孫弘旣相於是起客館開閣以延賢人一日欽賢  
館以待大賢次日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日接士館  
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  
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  
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  
薄俸祿皆以給之



郭景淳遊仙詩靈妃顧我咲粲然啟玉齒蹇脩時不  
存要之將誰使按離騷云求宓妃之所在令蹇脩  
而為理注蹇脩古良媒

說文云行棊相塞謂之塞鮑宏塞經曰塞有四采塞  
四乘五是也至五卽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世之  
糾率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吾丘壽王  
以格五召待詔

鄭弘少為卿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奇之召署  
督郵後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  
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之知其故遂聽置

雲母屏風隔間遂為故事又紀隲景皇時為中書  
令隲父亮為尚書令每朝會亦以屏風隔坐  
南方競渡者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  
曰水馬土人悉臨水而視之蓋越人以舟為車以  
楫為馬古詩云蘭湯脩浴傳荆俗水馬浮江吊屈  
魂又章簡公端午帖子云絲竹漸高撓鼓急瑤津  
亭下競鳧車

景帝詔曰吏者民之帥也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  
千石車朱兩轡又續漢志二千石皆皂蓋朱轡  
吳郡太守所居之堂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殿也因數



火塗以雄黃故曰黃堂  
黃霸爲福州刺史三年宣帝下詔賜車蓋特高三尺  
禮天子六馬左右騾三公九卿駟馬左騾漢制九卿  
則二千石以右騾太守騾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一  
千石乃右騾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漢時朝臣出  
使爲太守增一馬故爲五馬  
越之城門號雷門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王尊  
傳曰母持布鼓過雷門謂以布爲鼓也  
漢書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土室胡兒所作以  
候漢者

唐張嘉貞爲相弟嘉祐爲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  
導盈閭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里餘其間雕墻峻宇閭里  
填列漢宣帝末其間有卿士及刺史二千石數十  
人同日大會荊州刺史行部見之勅縣名其里爲  
冠蓋里

唐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報登科之喜至  
文宗遂罷此儀

世稱匆匆不知所由按說文匆者州里所建之旗所  
以趨民事故匆遽者稱爲匆匆



僖父僖者吳人罵楚人之辭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能激矢還一矢百

反謂之驍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  
今則惟欲其驍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  
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瑱之會  
稽賀徽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嘗爲小障置壺其  
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  
諸王有此技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金吾車輻棒也漢執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金塗兩

末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

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

貝海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廢貝  
行泉獸二爲友貝二爲朋詩之錫我百朋百云者  
言錫貝之多也又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錦文如  
貝謂之貝錦古以喻讒言巧詆如錦也

淮南王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八公之徒各  
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選詞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  
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

漢高帝行八銖錢文帝造四銖錢武帝造五銖錢或



造半兩是時公卿請令京師鑄官錢赤仄以一當  
五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  
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  
人王元寶富厚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爲王  
老宋泰始中通私鑄而錢大壞一貫長三寸謂之  
鵞眼錢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錢名及書  
皆歐陽詢之所爲也初進樣立德皇后指一甲痕  
貝因鑄焉

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茂林杜鄴與  
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子

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則二寸  
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  
子夏云  
古器欵識有二義欵謂陰字是凹者識謂陽字是挺  
出者

燕脂起自紂以紅藍汁凝作脂以爲桃花粧蓋燕國  
所出故名燕脂  
唐帝御延喜門見回紇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  
昔爲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  
除之



僧智永遠祖逸少智永積年學書有秃筆頭十甕甕皆數石後瘞之號退筆塚

真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父狀元顥師德父狀元華魏野詩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晉隱懷太子傳舍人杜錫每以忠規勸太子太子怒使人以鍼着錫所坐氊中而刺之

鄧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遺訓

漢嚴助傳武帝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曰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臣竊爲大漢羞之顏行鴈行也在前曰行故曰顏行

張騫通西北國大夏之屬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信之鑿空之稱本此

疇疋王逸楚詞四人爲疇二人爲疋大橫庚庚爲金兆取庚辛之義他都無所據只云得之上者不知大橫只是上兆見洪範疏橫者是上言文帝將自諸侯而得天下有大上之象也庚庚



乃是龜文爆出也

庾亮荅郭豫書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  
大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

後賈彪禁人殺其子人稱賈父數年養子千餘人男  
名賈子女名賈女又鄭潭禁人殺子民皆舉育男  
女以鄭爲字

范丹字史雲威帝時爲萊蕪長歌之甌中生塵范史  
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李固以忠直名一時而糊粉飾貌宋璟剛直難犯而  
善擊羯鼓皆不類其爲人然固之傅粉或出梁翼

誣謗之語乃漢魏間人以傅粉爲常陳思王何平  
叔皆爲之不足異也璟之習羯鼓亦以明皇所尚  
故臣庶從風耳要皆不足以累二公之賢至於趙  
清獻宰清城而挈伎以歸胡銓浮海生還而戀黎  
倩至項王啞啞叱咤當時極粗豪男子而眷戀虞  
姬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啟曹公求秦宜  
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爲鐵面御史乃悅  
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令人促之范文正  
守鄱陽屬意小妓旣去乃以詩寄魏介而取之此  
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乃知蘇子卿娶胡婦



生子誠非虛語  
枇杷黃醫人忙  
橘于黃醫人藏  
餽醫為橘黃之需  
煬帝開河成  
取吳越民間女  
年十五六者  
五百人謂之  
殿脚女  
至於龍舟每  
綵纜一條  
女十人牽之  
間以羊十日  
時盛暑  
翰林學士  
虞世基獻計  
請用垂柳  
栽於汴梁兩  
堤上一則樹  
根四枝  
鞫護河堤  
二則牽舟之  
女獲其陰  
三則牽舟之  
羊食其葉  
上大喜  
詔民間有  
柳一株  
賞一縑  
百姓競獻之  
帝自種一  
株羣臣次  
第種方及  
百姓民謠  
曰天子先  
栽然後百  
姓栽栽畢  
帝御筆賜  
垂柳姓楊  
曰楊柳也

凡蠻夷不受鞭罰  
輸財贖罪謂之賧  
誤用者至作為  
器物  
廣南諸夷以牛貨易  
又謂里為牛  
凡幾十幾里則幾  
十幾牛  
南人用具一枚曰  
莊四莊曰手  
四手曰苗  
五苗曰索  
貝之為索  
猶錢之為縉也

鮮卑聚語  
崔昂問王昕曰  
頗解此否  
昕曰樓羅樓羅  
實自難解  
宋史曰嘍囉  
闌干之名起于北魏  
南蠻中依樹積木  
以居名曰闌  
干大小隨其家口  
之數徃徃推一  
長者為王入唐



此二字成雅語矣

番人見中國兵少曰磨子兵謂其子旋轉數不能益也殺而啖之曰磨粉立誓以埋奴為重埋至數十人有人有埋奴名曰戴鵲

桂林有樹草見者令人睡握之久睡一名醉草亦名懶婦箴金州西北五里心山有草大風不偃

容梧之蒿可棟高潘之蕨可杖蘇門答刺之瓜茄一植而五歲儋州之荷四時作華北荒有七寸之棗南方有三尺之梨東荒有三尺之椹木蘭皮國有

五尺之瓜三寸之麥暹羅之稻粒盈子屯羅島之

麻實如蓮葍

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

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

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

而不答以為實然

豕豕類也張腹而臧畢露者也今人讀豕曰畢世而

不知其義可乎

篋笏韻書四豪笏字下注云篋笏竹名而不詳其說

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



挫爪是也崔鷄詩曰時一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  
李商隱射魚曲曰思勞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  
虎力是知亦可作箭新州有此種製成琴樣爲礪  
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  
則溫復初又作忍勒東坡有詩云倦看忍勒暗蠻  
村  
賦鵬二字爲壯年謫官不來者言也今皆槩用如此  
類甚多臨文者忽諸曰請與蘇公志勉勉皆與山  
牛僧孺以拍板爲樂句韓愈皇甫湜大賞之其名遂  
震

假父之稱起于唐李錡擇善射者爲一軍曰挽硬弓  
隨身胡奚雜類虬須者爲一軍曰蕃落健兒稟賜  
十倍使號錡爲假父  
子雙生孿又曰孖  
楊文公遊岱之魂一句或云出河東記韋齊休事然  
駱賓王代父老請中宗封禪文云就木殘魂遊岱  
宗而戴躍又在河東前矣  
山上有水曰埒石崇金埒盆有錢于大道之上也石  
山上有土謂之崔嵬土山上有石謂之礧山有穴  
曰岫山大而高曰崧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



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小山曰岌大山曰峒屬者  
曰嶧獨者曰甸上平曰章中央平曰隆山有脊而  
長者曰岡地自生起曰丘大阜曰陵未及上頂旁  
陂曰翠微山頂有塚者曰萃又曰屨屨又曰巉巖  
山如堂者曰丁如隄防者曰盛長而狹者曰巒山  
形如累兩甌者曰隰山絕曰陁多小石曰礫多大  
石曰礪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峽山續無所通曰  
谿隄防曰墳莫大于河墳人力所作絕高者謂之  
京

厓內爲隩外爲隈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爲澹重厓

爲岸涘厓水邊也不通之水爲汜別通于谷者爲  
微泉見一杯爲濺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  
出縣出從上溜下也仇泉穴出穴出反出也河水  
決而復入者爲灘河之有灘猶江之有汜也水有  
沙堆出者爲潭源深出于底下者爲澆水決之澤  
爲汧汧水不流大波爲瀾小波爲淪水草交曰湄  
潛行爲淪

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緣蓋微纏而成弭  
卽今之角弓左傳曰左執鞭弭是也

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



者邊也好者孔也以邊孔大小及相等分三者之名鹵中尊也尊之不大不小者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楊彪稱其妻曰鄉里  
山西鹽池在解州雲長所產處也相傳黃帝執蚩尤于中冀戮之肢體身首異處而名其地曰解其血化爲鹵遂成池宋崇寧中池水數潰張靜虛攝雲長之神治之池塩如故雲長見像于廷于是加封拓祠祠最偉神亦最靈池長百二十里濶七里周垣守之每大雨輒能敗塩必禱于神而止蚩尤以其血爲萬世利而雲長周旋求此利源同于煮海

奇矣奇矣

水注川爲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逆流而上曰泝泗順流而下曰泝游橫絕其流而直渡曰亂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址曰坻人所爲爲瀹  
世言四通五達之衢非也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達  
水草交曰湄湄眉也如眉臨目也  
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若以爲天女玉肌之衣不知諸天人皆衣五



銖六銖不獨天女且有二銖一銖半銖者不獨五  
六韻註十黍爲釁十釁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  
爲兩五銖六銖尚不及半兩微乎輕矣

印者信也古公私皆有之其製金玉銀銅凡四品天  
子曰璽二千石以上曰章千石以下曰印朱文入  
印始于唐而漢器物銘多作陽識

俗有占米之稱不曉所本問之亦無能言者蓋宋大  
中祥符間遣使至占城國取種三萬斛并樹藝法  
傳入中國自是始有占稻其名曰冬占五十日占  
三十日占等數十種云不種而獲曰穰

子產治鄭都鄙有章都者美也以帝王所居文物而  
言也故其處曰都民士亦曰都人詩云彼都人士  
鄙者陋也以邊鄙郊野風俗人物疎畧醜陋可厭  
而言也故其處曰鄙民士亦曰鄙人史記云五穀  
大夫荆之鄙人也

牛亭曰芍藥一名將離人欲相離則贈之以芍藥也  
文無一名當歸相招召則贈之以文無也丹棘一  
名忘思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也青裳一名  
合歡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裳也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



體喧金屋一日官衙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直應  
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  
此此科不知創於何代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  
卽命試太平

立春日悉剪綵爲燕以戴之王沂公春帖子云綵燕  
迎春入髮飛輕寒未放縷金衣歐陽公云共喜釵  
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鬪簪雙綵燕并知春色  
上釵頭又貼宜春字於門王沂公皇帝閣立春帖  
子云北陸凝陰靜千門淑氣新年年金殿裏寶字  
貼宜春又安定郡王立春日作五辛盤以黃柑釀

酒謂之洞庭春色

問元時上元夜登樓貴戚例有黃柑謂之傳柑  
唐李泌正月奏曰以晦爲節非也請以二月朔爲中  
和節因賜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李果種相問遺  
號獻生子令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

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  
六日爲馬七日爲人

鄭國之俗上巳於溱洧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拔除  
不祥

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繫臂者辟鬼及兵一名長命縷



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繒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  
上有角日赤額下有丹書八字以五月五日日中  
取之陰乾帶於身辟五兵六日則不中用簡齋詩  
云六日蟾蜍垂世用端午粽子名品甚多形製不  
一有角粽錐粽菱粽筒粽秤錘粽又有九子粽王  
沂公端午皇后閣帖子云爭傳九子粽皇祚續千  
春唐宮中每端午造粉團角黍餠金盤中纖妙可  
愛以小角弓架射中粉團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  
難射也都中盛行此戲又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  
江心鑄鏡以進故宋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詞多用

其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瞳臙  
隱曉霞瑤墀九御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  
君王卻衆邪又趙彥若云楊子江中百煉金寶奩  
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  
等句惟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迴廊始覺深宮  
夏日長楊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與亾又武  
帝時以端午日取蜥蜴置之器飼以丹砂至明年  
端午搗之以塗宮人臂有所犯則消沒不爾則如  
赤痣故得守宮之名李賀詩玉白夜擣紅守宮李  
商隱云巴西夜市紅守宮後房點臂斑斑紅



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四門以禦蠱災則祠  
社用伏日伏日自此始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爲七夕至今仍之其夜  
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河鼓  
織女二星神當會守夜者或懷私願或云見天漢  
中有奕奕正白氣有光曜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  
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  
求三年乃言之頗有受其許者

京師八月秋社各以社餼社酒相饋送貴戚宮院多  
以諸肉雜物調和鋪於飯上謂之社飯人家婦女

皆歸外家既歸卽外甥姨舅皆以新葫蘆兒爲遺  
俗云宜良外甥前輩名中秋月爲端正月昌黎月  
詩云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又前輩詩云去年  
中秋端正月照我衣襟萬條血

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故大祭以報成功也夏曰嘉平  
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

律管吹灰術甚微妙須用河內葭葦灰試之方驗餘  
灰卽不動也

慮囚卽錄囚也伏質質鍤也扈從言跋扈從恣也見  
相如賦與扈從人主二義媒蘖媒酒教也蘖酒麴



也齊人名麩餅曰煤相駁執意不同如馬駁色按堵按次第堵墻壁不動也漿酒藿肉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藿荳葉也城旦春旦起行治城春鬼薪取薪結宗廟白粢擇米使白訾筭限訾十筭乃得爲吏筭十萬也贏糧檐糧也頭會箕歛從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流庸流民出外爲傭也緡錢武帝時計人貲千錢出二十也感槩感而立節槩也門牡所以下閉者也以鉄爲之首鼠兩端首鼠一前一却也涓人潔也人主潔除之人爰書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詞也乾沒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

利爲沒葭葦之親蘆箛中白皮至薄者也牛衣編亂麻爲之後世疇爵邑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謀祝禱求子之神也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不得要領衣要及領也凡持者先執之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紫泥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苛政苛小艸也言其繁細敗北北方幽隱之地故軍敗者曰北尚書機衡北斗魁星第三爲機第五爲衡結恨三泉三泉者小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爲九泉款段馬款段也馬形段遲緩也偃子逐疫之人也焚巫尪謂瘠巫禱雨鼻孔向上天哀之



故不用管井無水井也偃豬下濕地也弁中狹路  
之中也莊馘大道也委禽卽奠雁也彌甥對父舅  
言也耳孫玄孫之子但耳聞也尊章舅姑也旣兄  
也門子卿大夫之嫡子也武彘精兵也乳藥飲鴆  
也象胥譯語人也戎索夷法也駢毛之盟牛也言  
大盟也是穠是裝穠耘也藜壅苗也誰呵誰何也  
庶有豕乎豕解也鄭重信頻煩也薄遽迫速也嚙  
然不精明貌攝然安也適爾古悠字咲貌也長物  
賸物也裏誠懷誠也警詐也么磨卽麼小也騫汗  
損辱也僕邀凡短貌選奕怯不前也無俚無聊也

交關交通也窾木空木也麋至群至也接武堂上  
禮也布武堂下禮也佗徕失志也點灼讒也坐行  
膝行也方洋常洋俱徜徉也骹骹屈曲也骹古委  
字書掩盛書夾也膏書半真草也視流視不端目  
留以目留也搏膺胸也心儀心向也蹇言過言也  
赫肅之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弁髦童  
子垂髦加冠必以弁巴冠棄之阿錫細繒細布也  
褚衣以綿裝曰褚袿婦人上服也腊毒食久而毒  
也偏提酒注子也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  
已今借以擬人之善言也祖道祭黃帝子纍祖也



望美玉也變童鬼子皆美童也齷齪怯也蟬媽聯  
也貽籍蹈籍也班荆班布也布荆坐地也玉粳齒  
也潔老僧也胡伶伶俐也涿老眼也傻角傻者酒  
也宋人謂風流蘊藉爲角故曰角妓温庭筠詩給  
田四十雙一伯畝也以一雙爲四畝容頭過身狗  
穿竇也以喻小人花初發風爲花鞞扇潤花雨爲  
花沐浴花老風雨爲花刑平楚楚者叢林也卽平  
林胭脂虎凶妬婦也是陸慎言妻玉笋門生得士  
俊秀也筆四矢爲一床虎僕筆也蘇莫遮雜戲之  
類也甲亭諸亭中第一稱也白居易以靈隱冷泉

苑

亭爲甲亭服匿胡人酒罷貧婆梵言叢林那迦龍  
也刁斗以銅爲之卽鈹也軍中晝炊夜持以擊劍  
鼻曰鐔劍鞘謂之劍室舟大者名艗艗舳舻小者  
名舩艗樓櫓大舟上起門戶可眺望者艦舟四旁  
施板以禦矢石者戈船船上建戈矛者航方舟也  
橈櫂俱楫也纜西土人謂之百丈榜人船人習水  
者長年三老舟師年長者黃頭卽權船人也以黃  
布裹頭黃者土也取土尅水之義也鹿車小車止  
可容一鹿者柴車亦小車也琵琶胡中馬上所彈  
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却曰琵琶曲有于闐龜茲蠻部曲



也甘州涼州伊州唐人取邊塞製曲也大垂手小垂手柘枝舞名也山神曰雲陽又曰俞兒河神曰河伯又曰馮夷又巨靈海神曰海若江神曰江妃水神名玄溟又天吳又陽侯波臣山精名夔一足又曰山魃土之怪羴羊水之怪魍魎凌人掌冰室者也獻人取魚者也圉人牧馬者也廛人司市者也占人司卜者也校人掌馬政者也候人伺候道路者也裝池人裝潢人糊工也藥娥女庖人也負局人磨鏡者也掌門者謂之典謁又謂門者書記又名掌故婢名侍兒又名青衣僕名蒼頭又名平

頭奴燃竈謂之執煬事列子曰煬者讓竈宋時寒食有拋壻之戲兒童飛瓦石也自經謂之雉經俛閉氣而死婦人失寵謂之房老季倫妾翽風退爲房老晉武帝女子有色者以絳紗繫其臂煬帝以長白女子權龍舟謂之殿脚女夏姬鷄皮三少善彭老交接之術飛燕內視三日還如處女皆女妖也戚夫人以百練金爲彊環照見指骨出家男子稱優婆塞女人稱優婆夷又比丘尼在家出家稱居士維摩詰居士龐居士人主好道稱梵王人臣好道稱宰官僧歲謂之僧臘僧衣謂之伽黎僧化



謂之涅槃化而焚尸謂之荼毗又謂之閣維幕離  
婦人覆頭巾也人無髮謂之禿鶯多鬚謂之于思  
左傳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髮初見白謂之二毛左  
傳宋襄公不禽二毛白髮謂之華顛古云太公華  
顛而興周甘羅童牙而報趙小兒披髮謂之垂髻  
初總髮謂之總角又謂之髀角髀音挽痘癩謂之  
天黥男子不生鬚者謂之天宦不生子者謂之天  
閹小兒初生齒謂之齧齧跛者謂之蹙史記平原  
君樓上美人咲蹙肉外之肉謂之附贅懸疣病狂  
語謂之譫語夢語謂之吟嚶正月曰履端又曰孟

陬二月十二日日花朝三月曰病月四月曰麦秋  
四月八日日浴佛日十月曰陽月十月爲純坤之  
月故反言之十二月爲嘉平月臘月初一至十五  
爲冥生日十六至三十爲冥飛日堯時冥草生于  
堦庭也權勢之門有一二至他家者謂之殘客古  
語云吾不能見何敬客殘客姑布子之術相人術  
也戊巳校尉戊巳者土也位在中央所置校尉處  
西夷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巳也燐鬼火也鄰水  
在石間也臆牖鉸釘環紐古謂之屈戌簡文帝詩  
織成屏風金屈戌史記跼躑輕躡無根小履也男



女以目相視謂之目成望而送其行謂之目送小  
目示人而有不平之意謂之目攝長物言無用也  
長去聲予寧漢哀帝博士弟子父母死許寧家治  
喪服也無將者未有其事先有其意也司馬相如  
傳漢德旁魄四塞言廣被也文無害謂文法寬平  
不害物也蠶室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蓄火  
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寒須入密室乃得  
以全故名陳人老人也鼻祖始祖也人之受形鼻  
先成也耳孫玄孫之子去高祖益遠但耳聞之也  
丈人尊老之稱匈奴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細君

妻也小妻妾也阿咸姪也阮咸爲藉姪有名遂以  
姪名阿咸卽以孫仲謀名子也姊妹之子曰出出  
音翠媼媼相呼曰媼左傳曰吾不以妾爲媼呼五  
白擲骰也浮白舉大觴也探丸長安俠少年殺官  
吏探赤丸白丸以爲約也清盧曰美目也甘泉賦  
云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清盧曰童子也掩口胡  
盧絕倒解頤捧腹噴飯皆咲也僧有妻謂之梵嫂  
道士畜家眷謂之火宅錢名泉刀者以其利於刀  
而流於泉也黃白者神仙家言黃金白銀也朱提  
銀朱提縣名其地出善銀也絮酒以綿漬酒也徐



穉以吊知已筭法名九九人以九九之法見齊桓公儲胥軍中藩落也此惟惟音灰醜面也淮南子嫫母此惟桃弧棘矢漢十二月以除妖災也挈瓶小智也挈鈴求名也秦階六符秦階三星也

按史書所坑特侯王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開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番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長城至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避

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門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其二事皆盧生等稔其惡又縱史之特方技之流耳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余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齒識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於扶蘓諸子皆誦法孔子之諫嗚呼若盧



生者何嘗誦法孔子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唇鼓吻自投於陷穽哉  
世論多以阮籍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蓋以迹  
而不以心也觀漢楚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  
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  
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  
血數斗豈不情於哀戚哉當強臣擅政戮大臣如  
刺犬豕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  
衍以清譚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  
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稽阮皆以沉酒避

其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  
屣於禍穽哉

御史初入臺至二十五日爲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  
豹直

劉向苦心力學爲時儒宗乃得淮南黃白之法未之  
試遽上之天子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繁而卒無  
効驗下向詔獄當大辟立冬將決兄陽成侯乞入  
國以贖方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  
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  
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日亦爲方士所惑留意鑪



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丹遇火空之語宋潘道  
遙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懼誅削髮爲僧此與  
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見一大貓  
據爐而溺須臾不見術終以不成富鄭公積黃白  
書一櫃後爲顯華嚴長老投之火中范文正得方  
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佛腹中蘇子瞻得方於扶  
風僧而皆不爲善藏拙者也

神宗問李惠卿曰何物不庶獨于蕨庶何也曰凡草  
種之正生嫡出也甘蔗以根庶出也

世謂海棠無香西蜀潼州府路所屬昌州而海棠獨

有香故曰昌州號曰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  
每花或二十餘葉香氣濃郁

紹興二十五年以趙達兼普安王府教授達時爲禮  
部郎及引對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  
一言及卿以是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卽以父母之姓爲名如  
春秋王姬姜宋子之顛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  
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  
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爲妾矣  
蔡京當國改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



姓既於姬字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卽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尚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相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土語豈真南蠻馱舌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疑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

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

凡軍出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亾之徵元和中曾敬雲者嘗爲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卽軍必敗率以爲常

秦檜無子立妻兄王喚孽子爲後曰煨其孫曰墳皆王之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或曰檜妻王妬悍檜嘗嬖一妾有娠遂出諸蒲林氏及長曰林一飛齊東塾語志之朱子亦謂興化一傳聞云一飛乃秦作教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與同官林家



卷之秦欲取歸未遂而死

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衰日為臘故漢火德以午日為祖戊日為臘魏土德以辰日為臘晉金德以丑日為臘

李白以午睡為攤飯東坡以晨飲為澆書

寇準當軸人避其諱去十為准至今書承用之

吳王之女名二十江南人呼二十為念而北人不為之避也

分婉婉本兔名兔最易生故產育取

蛇字古但作它耳從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草

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今之字傍加虫而變其音

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糜大墨一枚按前漢書地志

有右扶風隃糜縣即其所供之墨耳近世好奇者

稱墨曰隃糜楊用修云犀渠歲暇隃糜日親

子過其父為跨竈解者紛紛聞邊徼中相馬者言馬

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

之痕印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人

謂之跨過竈門考之東西南北率同此稱夫跨從

足後步過前似後人追過前人之意以擬子父於

義為協



春風上升秋風下降夏風橫行冬風著土而吼穴風之高者其道遠風之下者其道近不鳴葉者十里風也鳴條搖枝者百里風也搖大枝者五百里什大木者千里折大木者五千里一日一夕者萬里二日夕者天下半風三日三夕行萬里天下盡風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有重九日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張說詩暮春三月日重三魏元忠詩三月重三日可據也

史記呂后紀犁明孝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將明之時此說非也犁黎古字通黎黑與明相雜欲曉未

### 正曉也

華嚴經云四天下共一日月爲一世界有千世界有一小鐵圍山遶之名曰小千世界有一小千世界有中鐵圍山遶之名曰中千世界有中千世界有大鐵圍山遶之名曰大千世界此三千大千世界建中末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于道者道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昧望夜以規望當中天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



此水和而服之卽時換骨上昇

首級案秦法以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

唐盧延遜詩樹上謔諷批頰鳥牕間壁剝叩頭虫王  
半山詩翳木窺搏黍藉草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  
頰穿林叶新綠韓致堯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餘  
城頭批頰伴啼鳥平明乍捲西樓幙院靜初聞放  
鞭轡批頰鳥名卽鴨鳩也催明之鳥一名夏鷄俗  
名隔墻鷄

狼腸直故作聲諸竅皆沸邊庭候望燒狼烟以其直

上風吹不斜今馬之駿者溺皆射前足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  
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美女福  
龍安有騎火茶最上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後作也清  
明改火故曰火

當五胡亂華之日漢人之避兵者凡事皆倉卒爲之  
不能完備則相率曰胡亂且罷謂備一時之急也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主司有頭腦太冬烘  
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語人以爲戲今蜀人多稱之  
崇寧末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某爲諫官故以安



國嘗建言移寺省上章繫之其辭畧云謹按某官人材闕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絕倒安國性隱而口吃每戟手躍于衆曰吾不辭譴逐但冬烘爲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自爲冬烘公

楊子雲恬淡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雄卒其怨家取其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多行于世至於靡有白其心跡寃哉又雄作甘泉賦一篇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

廟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然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末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授閣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爲寔錄也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爲一時元勳獨史稱其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汗其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



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更甚於閨房者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  
公卿愛其才器頗名不就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  
敗貽書止之識慮精深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  
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何待義之之淺也

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又  
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  
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  
爲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污宮之罪又請以大  
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

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謂  
之江左夷吾管氏輿臺亦羞之矣

賀季真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爲美談然考其時年已  
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  
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咲問客從何處來夫  
仕宦而至八十餘不歸復何如耶

司空圖詠房琯詩云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云  
天寶中琯奏請遣諸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見分  
鎮詔拊膺嘆曰我不得天下矣蓋當艱危之際以  
親王重藩分布外鎮自能夾輔王室維繫人心司



空置詩蓋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可惜也

坡公作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嘆此語甚妙王介甫乃言太白人品汙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非知太白者

史稱鄭縈相因自言曰咲殺天下人又曰時事可知矣後竟以不爲人所瞻望三月求罷去傳紀其事鄙之也按縈知廣州日值賊黃巢起所過郡邑無不殘滅公移檄於巢戒無犯州境巢咲爲歛兵州

獨得完及歲滿去俸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帑藏爲竭而終不敢犯鄭使君錢此必有以厭服其心者區區自嘲蓋以掩其環瑋邁群之器不忍身爲亾國之相挈神器以歸賊也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錢弘佐年十四卽位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諸案吏各持簿於庭凡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人不堪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



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氏  
修記錢氏重歛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証矣按  
宋時別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  
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歛  
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  
收輩耶別記之言是不足信  
左丘廢史遷辱班椽縲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  
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  
承其有餘畏哉

自得語

朱懷吳輯 朱宗吳刪 門人余應科較

二模

不善人善之師矧善乎語曰從善如登夫不登  
則崩矣

蘓武既徙北海上仗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  
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  
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  
漢空自苦無入之地信義安所見乎人生如朝露  
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

自得語

模

二卷

一

三百四



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向號哭歐血及壺衍鞮單于立國內垂離於是律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於是陵置酒謂武曰足下揚名匈奴

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夙昔之所不忘也沒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數行因與武訣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坐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二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



梁公指所衣紫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奉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累局連比梁公對御就褫其表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

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閔仲叔舍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牛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焚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焚者也滅竈更燃之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義故贈遺累數伯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願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

王叔治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修社會叔治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隣里爲之罷社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

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非心所安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因分之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旣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



笑而受之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簾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大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許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顧常侍清介持操爲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

者竟不敢遺之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齊高輔政人懷去就王延之與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

蘇瓊爲清河太守清慎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道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無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其券



羊祜與吳將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餽之藥  
抗飲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叔子豈醜人者  
梁鴻字伯鸞家貧不娶同縣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能  
舉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  
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  
篋作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  
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  
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須裘  
葛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乃衣綺縞傅粉墨豈  
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

乃更爲椎髻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  
之妻也名之曰德曜字孟光乃俱入灞陵山中以  
耕織爲業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  
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通察  
而異之舍之於家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  
祿顏曰王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  
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  
問仁人何馮祖思廼問佞於我豈以我有邪德乎  
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



丁曰此段不憂不富貴楊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王仲祖病劉真長爲稱藥苟令則爲量水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遨遊父思曼請假還吳始入西郊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思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番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鬱爲名士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

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范巨卿與張元伯爲友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夕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莫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則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屣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亡豈能相及范恍然覺寤便往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棺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



遂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云是必范  
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  
永從此辭會葬千人皆爲揮涕范執拂引柩喪乃  
得前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來謁必問其  
有何人才每爲衆所稱者卽疏之朝廷求賢取之  
囊中虞允文爲相懷袖亦有小方冊目曰材館錄  
許司徒喪子董休昭與費文偉欲共會其葬所休昭  
白其父掌軍請車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昭有  
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

黃婢

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晏  
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此謂休昭曰  
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是吾意了矣  
郭伋爲刺史行部到西河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於  
道次迎拜曰聞使君到故喜來迎

唐袁滋爲華州刺史召拜大將軍耆老遮道不得進  
代者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

晉謝安爲吳會太守任官無當時譽去後人思之前  
漢何武蜀郡人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  
裴俠守河北周太祖命獨立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



下最有如俠者與之俱立衆默然朝野嘆服號獨  
立使君

鄧都爲濟南太守族滅廂氏餘皆股慄路不拾遺旁  
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狄仁傑嘗赴并州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泣曰吾親  
舍其下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  
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  
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  
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謝安石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  
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  
意色舉止不異於常客去不禁自喜過戶限不覺  
屐齒之折

一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不  
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  
吾志非吾子孫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張惇舟過橘州大  
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  
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張惇所爲耶



沈麟士嘗行路憐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  
即跣而反憐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  
耶笑而受之

韓子熙爲國子祭酒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刃時以  
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熙曰朝廷自不  
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蕭愔字僧達荊州刺史江水敗隄愔率將吏冒雨修  
築雨甚水壯或請少避之愔曰王尊欲以身塞河  
我獨何心哉言畢而水退隄立

殷仲堪收葬江濱流棺其門外溝忽起爲岸夜夢人  
自稱徐伯玄來謝曰水中有岸其名曰洲君將爲  
州也果拜荊州值歲儉脫粟自井不治肴核每戒  
子弟曰勿以我受任方州失故步也貧者士之常  
焉得登枝而捐其本

劉闢反林蘊以大義責之闢怒以刀磨其頸蘊罵曰  
死卽死我頸豈頑奴磨石耶闢知不可屈釋之  
李勉嶺南節度使以廉謹率屬門杜私交赴召入家  
盡搜家人所蓄投之江中曰母令吳隱之笑我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東憐有棗椹落其庭軌遣人拾  
還之及被召父老揮涕送曰公清如水不敢以壺



漿相溷敬持杯水餞公執受而飲之

羊續新泰人靈帝欲拜續太尉時進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三萬續乃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有惟此而已帝不悅而罷

蘇瓊守清河六載餽餉不通有郡先達趙穎獻園瓜瓊勉留置梁上竟不剖食人聞受穎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梁上相顧而去

吳隱之嘗嫁女謝石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黃裳入參大政李師古嚴憚之遣一幹吏携千緡候

其門有綠輿出從婢二青衣繼縷言是相公夫人

吏遂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羅彥輔歷官有聲人以姑溪水况其清德及卒有過溪上者嘆曰羅公安在相與躊躇不忍去

宋桑懌辭平蠻徠之功或譏其好名懌曰若避名則善皆不可爲矣

劉璡字子敬兄璡常隔壁夜呼璡下床著衣立然後應兄怪其久曰頃未束帶

韓魏公嘗得玉杯二每宴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杯其上一日吏行酒誤觸二杯俱碎坐客愕然公



笑曰成敗有數吏何足罪也

安守忠知易州嘗與僚佐飲宴有軍校謀變闖者倉卒入白守忠言笑自如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耳撻之可也

王文正公同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宋百壺於堂前弟皆碎之合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溢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涉衣步入後堂其後弟忽感悟爲善文正終亦不言  
龐丞相藉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于窮鄙而

不以聞既西羌攻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素重溫公之賢默然竟不自明溫公遂獲免

盧多遜父億性儉素恬于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多遜當國門下士極盛其所器重者种英蘇冠二人而已及其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



後改名放即明逸冠即蘇易簡也

昔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穎上入見公納拜出則  
二子相嘆以爲前輩不可及

劉式太宗朝掌邦十餘年而家徒壁立惟遺書數千  
卷夫人陳氏指謂諸子曰此乃父墨莊也

阮裕嘗有好車借無不給里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  
言後裕聞之嘆曰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  
遂命焚之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  
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吊

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  
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  
時人嘆爲兩得其中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仰其間見下令肅然改容  
云彼是禮法人

陸績爲鬱林守罷歸無裝取石重其船人稱其廉號  
鬱林石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爲諭德居側有酒肆號仁和  
酒馳名京師公易服飲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問使  
者及問移時公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



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來遲當托何事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詰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咲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忠實可大用

真宗東封禮成勞宰臣等以久食蔬素馬知節獨言蔬食惟陛下一人臣等在道未嘗不私食肉上頗

王旦旦曰誠如知節之言

王文正公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于堂皇懷政乃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嫌疑之間

宋李僑知絳州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爲知誥制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僑曰我若昔謁下崔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矣安能隨羣逐隊看人眉睫以冀推輓



侯公謂韓侯曰爲人主者言泄左右亦如土卮置酒  
侯於是獨寢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  
及朝省政事或問公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  
不應呂公著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  
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媿而退一客少留曰司  
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  
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  
不答

北齊書載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  
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

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  
皆是實事不爲癡也涑水記聞載王太尉薦寇萊  
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  
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言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  
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  
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又漢汲黯武帝前言  
公孫弘布被之詐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  
善無過黯今日廷詰臣誠中弘病無黯忠陛下安  
得聞此言按三事相類但崔王以誠公孫以詐

王文正公在中書有事關送密院礙詔格時寇萊公



在樞密特以聞上以責王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  
遺責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  
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冠公寇  
大慚又王公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  
他日樞密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  
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曰是否  
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李沆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  
歸詳覽生隨馬後怒訕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  
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馬

上蹶踏再三曰某屢求退柰上未允不敢去耳終

無忤意

富弼少時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公曰恐罵他人  
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公曰天下無同姓者  
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曰恐之一字衆妙  
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恐  
則何事不便韓魏公謂喫不得三斗醞醋做不得  
宰相不然佛氏所云蝦蟆禪一跳卽倒耳

呂蒙正拜叅政有朝士于朝堂簾下指曰此子亦叅  
政邪蒙正佯爲不聞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



不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狄武襄公爲真定副帥一日宴客有劉易者與坐易素踈悍見優人以儒爲戲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擲樽俎起武襄不少動笑語愈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以呂相之度而此子之呼難忘于終身以狄將之勇而黥卒之詬能容于面斥噫難哉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黥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叫寡呂文

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係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告夫人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

漢楊震仲子秉所至以清白稱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震畏四知秉去三惑亦佳對也

史魚盡死後之忠鄒嘉賓盡死後之孝此忠臣孝子之苦心也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若二子者死猶未已乎



黃隱元豐中爲監察御史初入對時方尊尚王氏學  
神宗問隱學術隱以司馬光對神宗嘉其不撓遷  
殿中侍御史林豫嘗爲蘇軾所薦後軾下御史獄  
豫適賜對神宗問誰所薦豫曰蘇軾問何以識之  
曰臣經由杭州軾爲倅因會客識之又問是日所  
談何事豫頓首曰臣子所談無非忠孝時論避之  
唐王起知貢舉欲取白敏中及弟而患其與賀拔基  
往還令所親申意欲白絕基白許諾俄基至左右  
以他出對基遲迴而去白知遽躍出呼之回具以  
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而令我離絕至交乎遂

相與盡醉起聞之曰吾向止得敏中今當并取賀  
拔基矣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  
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  
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  
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

梁呂僧珎出身甚微以販葱爲業逮貴封侯兄子求  
官僧珎曰汝等自存常分但當速歸葱肆不聽其  
宋林翀之使金被執不屈病革語同難者曰吾年七



十餘持忠入地清魂將化碧雲南歸

王騫字思寂性凝簡慕樂廣之爲人諸女子姪皆嬪  
王尚主輜輶填咽非所欲也有田八十頃與故舊  
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  
不周以此爲愧

王秀之爲晉平太守暮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  
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村逐智者不  
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贖路  
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吳祐父恢爲南海欲殺青簡寫經祐諫曰踰越五類

俗多珍怪此書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  
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恢曰吳氏世不乏季子季子  
季札也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  
及公等故其策曰闔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闔  
寺不聞干典謨三王闔寺不聞於誓誥豎刀聞於  
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司馬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言高下每輒  
佳其婦諫曰人質疑君君一皆言其佳豈咨君之  
意乎答曰如君言亦佳



荆公爲參軍知政事時因閱晏元獻公小詞笑曰爲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公第平父曰亦偶然耳呂惠卿爲館職在坐遽曰爲政必放鄭聲况自爲之乎平父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大以爲譏已遂與平父相失

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羨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時李泌在旁卒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喜軟羨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爲小友

晉顏含以老遜位郭璞嘗爲之筮含曰自有性命何用筮龜

柳公綽妻韓氏家法嚴蕭爲縉紳家楷範訓其子仲郢嘗和熊膽丸使咽嚼以助勤

宋元明善副蒙古出使交趾國王驢以蕪金蒙古受之明善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

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叔著以柱棒檯弊篋于廳事



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疆拒絕宦寺  
悉無所畏

漢韓韶爲泰山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入  
縣界者甚衆韶愍其饒開倉賑之王者爭不可韶  
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咲入地矣

郭尚父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  
之子抵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虞侯縱橫之  
狀公叱而遣之明日對客歎息數四以其事告客  
曰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阿姊兒非奴才而  
何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妓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  
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三國任嘏字昭先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  
以語嘏嘏曰彼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

宋陳卓有田五千兄之田止一千願合戶而同之且  
曰人生飽煖之外骨肉交歡而已

霍去病擊匈奴還爲大司馬衛青日退而去病日益  
貴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任安  
不去

廉范字叔度請召皆不應明帝永平初隴西太守鄧



融脩禮謁范爲公曹會融爲州所舉范知事譴難  
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  
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未幾融果  
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  
而殊不意乃謂曰卿豈是我故功曹耶范呵之曰  
君困阨替亂耶語遂絕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  
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後  
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  
獨往收歛之吏以聞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  
與楚王同謀反亂天下汝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

歛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以爲漢等皆已伏  
誅不勝師友之情罪當萬死帝怒稍解問范曰卿  
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曰  
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赦  
之由是顯名

孔融字文舉年十六時山陽張儉爲中常侍候覽所  
怨覽爲刊章于州郡以名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  
舊亡抵于褒不遇儉見融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  
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舍  
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



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第之過請其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獻帝時拜融爲北海太守曹操以楊太尉彪與袁術婚將誣以同逆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纓綏縉紳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

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瞻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

袁渙字曜卿劉備爲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爲袁術所命呂布擊術于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咲而應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



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後布破渙歸曹氏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渙以嘗爲備舉獨不賀

帝嘗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覆惡其華飾心弗欲之咲謂其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也卒乘舊馬而歸

關敞爲郡五官掾大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伯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餘孤孫九歲嘗未死間曾說有錢三十萬寄敞及孫長大求

敞敞見之悲喜不勝即發錢還孫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謬言即君勿疑宋凌冲知含山縣律已甚嚴一毫不妄恥秩滿歸裝有一硯冲視之曰非吾來時之物也命留之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字木魯耕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都人競觀之左右擁塞馬至



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  
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爾君願識司馬公耳至於  
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  
之民罷市而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  
以千萬數命官護其喪歸塋還言民哭公哀甚如  
哭其私親四方來會塋者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  
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  
於手頂以送公塋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象而  
刻印鬻之家至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  
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鄭思肖侍父來吳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如  
過徐子方書塾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菊云  
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精墨蘭自更  
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籍或問其故則云地  
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趙孟頫才名當世思肖惡  
其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領當時雖王王皆下之蘇良嗣  
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  
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  
衙宰相往來勿犯也



鄧曼兒善琵琶樂府推爲第一黃巢頗狎之鄧炙其  
右手託以風痺未嘗爲執噐奏曲鄧曰某出身應  
役朱紫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以此樂樂他人矣  
巢大怒斬之屠其家當知魏王王世充之極其  
馮翊吉玢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  
死玢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  
人教之使廷尉訊之玢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  
可憚囚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柰何  
受人教邪上乃宥其父罪卅陽尹王志欲於歲首  
舉充純孝玢曰異哉王尹何量玢之薄乎父辱子

死道固當然若玢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  
之固拒而止良猶美今夫平叔里亦

漢吳祐爲膠東相有母丘長者殺人臨刑祐問有子  
否長曰有妻無子乃緩其桎梏令妻入獄有孕然  
後行刑長泣曰何以報吳君後生子以吳爲名  
韓魏公曰某平生使孤忠每遇大事以死自處幸而  
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非人能也凡人語及其  
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魏公不然說到  
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氣和平如道常事  
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



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乃召成之飲密  
置唾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暗不能應上怒扶  
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  
也衆服其量宋興廣州舉進士自成之始  
柳子厚與劉夢得同在遣中夢得當詣播州子厚泣  
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  
理將請於朝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  
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子厚廼止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  
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

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  
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  
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  
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  
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楊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  
客聞之戒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  
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  
毀撤之

狄梁公爲相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公乘雪



甚休假候盧氏安否見表第挾弓矢携雉兔來歸  
膳味進北堂頤揖公意頗輕簡公因啓曰某今爲  
相表第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盧曰相自貴耳吾  
只有一子不欲令專女主公大慙而去魏宦者符  
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趣附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媿  
氏婦獨否常謂承祖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  
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或受而埋之與  
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承祖遣車迎之  
不肯起疆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  
是符氏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

廷其一姨伏法魏主見姚氏姨貧敝特赦之

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  
門百官拜樓下呂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  
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

富弼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  
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  
之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  
乃不得已也豈得爲知足哉固退歸私第堅卧不  
起

羊祜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



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祐曰嘗識卿  
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  
巫揚媪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  
民由是竟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  
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遂息

唐侍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  
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  
大往還事涉依附徑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  
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使

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陳瓘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  
僚章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  
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  
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減劉摯等  
家族及妄言携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  
卽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蓋抹之說不  
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李允則守雍州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屠  
卽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曰某



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方與北鄙議寢兵罷斥埃故不欲顯爲之備也謗不能入竟畢所爲

沈括知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塵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有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

吳中大饑餓殍枕路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

出遊又名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  
以大興工木之役于是諸寺工作畀新又新敖倉  
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勅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  
節公白凡公私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  
貿易飲食工伎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無慮  
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淮惟杭宴然  
民不流徙

趙清獻公忭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  
價踴貴饑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  
人增米價清獻公獨榜衢路命有米增價糴之于



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  
丙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  
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  
復何所容西曹第恐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此  
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  
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  
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  
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  
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  
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

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禮讓而  
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

曹瑋爲邊將賈同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  
安正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  
人馬聲

六安縣人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  
無分法杜杲書其牘曰傳云子從父命律曰違父  
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  
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  
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李靖爲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  
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數驛詐稱失去  
原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別疏一  
狀比驗與原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  
者伏誅



